

問題與研究

第三卷 第十一期

本期要目

帕米爾爭議迄匪偽與阿富汗擅簽「邊界 條約」(上).....	歐陽無畏
最近之日俄關係.....	張棟材
米高揚的亞洲之行.....	呂律
池田三選連任與日本政局.....	朱少先
俄帝加強反西方思想之工作.....	關素質
透視共匪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	張敬文
呂布克聯任西德四屆總統之分析.....	宋鳳恩
非洲國家組織.....	石卓
剛果政局的新發展.....	張伯淵
蘇俄農村教育新方針.....	王啟升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八月十日出版

目 次

帕米爾爭議迄匪偽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上)	歐陽無畏 (1)
最近之日俄關係	張棟材 (18)
米高揚的亞洲之行	呂 律 (23)
池田三選連任與日本政局	朱 少 先 (28)
俄帝加強反西方思想之工作	關 素 質 (34)
透視共匪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	張 敬 文 (39)
呂布克聯任西德四屆總統之分析	宋 鳳 恩 (45)
非洲國家組織	石 卓 (47)
剛果政局的新發展	張 伯 淵 (53)
蘇俄農村教育新方針	王 啟 升 (56)
「自由化」與匈牙利	尹 慶 耀 (59)
俄共黨章的演變(上)	姚 人 天 譯 (66)
共黨征服美國的大陰謀	孫 德 湘 譯 (74)
蘇俄動態述評	一 心 (80)
<p>① 最高蘇維埃之重要決議。</p> <p>② 加速訓練專門人才。</p> <p>③ 米高揚訪問東南亞四國。</p> <p>④ 關於聯合國軍隊之主張。</p> <p>⑤ 對外其他活動。</p>	
每月大事記	(82)
編後記	編 者

帕米爾爭議迄匪偽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

(上)

歐陽無畏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以勲，而愚者之所以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以劬，而懦者之所以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得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劬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取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乾旣，慰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渾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勳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纥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拒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惶惶踉踉，見卽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攫重輜而獻覲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悍也。卒戡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討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卷之辟辭，不復綴也。特紀者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右錄愛親覺羅弘曆御製：「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渾兒之碑」，作為本文緒言。

帕米爾全境，兩百年前，當入中國版圖！

湖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七月庚戌，愛親覺羅弘曆「諭將軍兆惠等追搆大小和卓布拉呢都、霍集占；命車布登札布駐伊犁，防其遁入俄羅斯」。八月己卯，明瑞追剿霍集占等於霍斯庫魯克嶺，大敗之。庚子，富德奏：「兵至葉什勒庫勒諾爾，霍集占竄巴達

帕米爾爭議迄匪偽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上)

克山」。十月，巴達克山素勒丹沙 The Sulian Shah of Badakhsan (按卽該部長稱號之音譯)獻霍集占首級，全部投誠。事平，是用兵本末製「開感論」宣示中外，且勒銘葉什勒庫勒諾爾焉①。是則經此役所征服之前述諸地，當爲中國領土。宜以刊載會典，作憲垂永，如是其可乎？茲謹考索其疆理，容俟論列。

魏源曰：「明瑞率前鋒千餘騎追至，戰於霍斯庫嶺，斬賊五百。其地卽葱嶺之巔，有黑龍池，周圍數百里。回語哈喇渾爾(Qar-

Nor 或 Qara Kol)……」②。「哈喇淖爾」義「黑水湖」，清官書案所夸飾，故神之以「龍」為名。今圖湖位當東經 37°15' 至 35°，北緯 39°。線上下各 10' 左右。布拉呢都自棄喀什噶爾適向西，先阻嶺以滯敵，則喀城以西，黑水湖以東地之可當「霍斯庫魯克」者，索之今圖地形，惟北自烏赤別里，南抵烏孜別里（亦名克則勒借克 Kizil Jik）兩山口間，傍 74° 東經線左之山嶺，足以當之。「霍斯庫魯斯」音近「喀什噶爾」Kashgar，舊時地圖，測術未精，故籠統名此嶺為「喀什噶爾山」Mrs Kashgar 也。許景澄以「後阿賴嶺」Trans Alai 嶺之③，亦有可能。惟阿賴為東西橫亘之嶺，襟抱黑水湖之北，於兩和卓敗而南竄之方向不合。「葉什勒庫勒諾爾」者，譯名紛歧，今圖作 Yeshil Kol。位於東經 72°45' 至 55'，北緯 37°45' 之上下。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英國榮赫鵬 F. Younghusband 猶及見乾隆紀念碑之殘石於阿爾楚爾河 Alichur River 右岸，入湖注口相距數百英碼處，地名蘇滿塔什 Soma Tash

④。翌年（一八九一）十二月，新疆巡撫魏光燾飭令查界。委員海英亦見殘石，並鈔闕餘之八十二字，即本文首錄碑文字旁加有，號者，重刊此碑於湖之西北十里，地名蘇滿 Soman ⑤。位當東經 72°45'，北緯 37°48'。巴達克山 Badakhshan 者，兵阻兩和卓西竄之路，與拒戰於阿爾楚爾楚嶺，禽其兄弟。將軍檄索之，霍集占函首軍門 ⑥。後又以布拉呢都戶并其妻子以獻 ⑦。蓋中國兵威所至，自動輸誠之部落。今其地當東經 70° 至 71°31'，北緯 37° 至 38° 間，縛芻河 Oxus River 又名烏澗河之北折大灣中，是其本部。別部在東，名斛羅諾巴達克山 Ghorno Badakhshan 者，當同緯度而東經 72°。以東駁越幾及阿爾楚爾河水流全域。兩巴達克山之間之地為石匿 ⑧，或譯什格南 Shigam，其嶺或即當年該部拒戰禽獲和卓兄弟之阿爾楚爾楚之嶺歟。載籍所記，證諸今圖地形，和卓戮身之處，不能更逾此而西也。巴達克山既輸誠，四部平。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二月兆惠等凱旋 ⑨。

於是，兩載既越，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十月，愛烏罕哈默特沙 Ahmad Shah of Afghanistan 遣使入貢 ⑩。上述諸地，除巴達克山及愛烏罕（即今之阿富汗）兩部，僅列

職貢，然其對中國關係，遠不及浩罕諸部，最多亦不過勉強納入之於當時中國勢力範圍 Sphere of influence 之內而已。至於其餘，若霍斯庫魯克嶺以西，阿賴嶺以南，阿爾楚爾楚嶺以東所有哈喇淖爾、葉什勒庫勒諾爾、阿爾楚爾河域，什格南嶺和卓藏身之墟，蘇滿塔什御碑矗立之處，固即今之帕米爾 The Pamirs 全境之地 ⑪，經當年兵力征服 by conquering 平定之後，應予確實佔領 occupation，設官治理 administration，而終歸併版圖 annexation 者也！蓋兩百年前當入中國版圖而終未曾會者，其故何哉。

二

十八世紀中期，東方大勢，中華帝國為惟一安定力量。縱非獨霸，實數最強。準回兩役既平，此時中亞細亞各部如哈薩克 Khakas，布魯特 Kirgiz，浩罕 Kokhand，布哈爾 Bakhara 爭相內附。顧中國傳統的政治意識對此等已納入勢力範圍以內諸邦，除以天朝自處，藩列視彼之一種空泛的榮譽感及優越感而外，從無一種休戚相關、利害與共的平易可行之實質的善鄰政策。在「萬國衣冠拜冕簪」的虛榮心理籠罩下，在「牽土之賓莫非王臣」的自大心理欺瞞之下，昏昏然、泛泛然以為藩服土地之所至，即天朝疆域之所包 ⑫，而不知在「政治」上從輸誠內附之形式，至隸併版圖之完成，中間須經幾許之艱辛締造！其故無他，從無明確的「領土」territory 觀念之故也。

清朝正逢盛極，皇帝弘曆宜其驕矜自滿，忘却檢討此等部落內附之真正動機與後果。無何，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七月己巳，「以俄羅斯駐兵和寧嶺、喀屯河、額爾濟斯、阿勒坦諾爾四路，聲言『分界』(boundary delimitation)」。諭阿桂、車布登札布等來歲以兵逐之 ⑬。弘曆殊不應健忘，距此僅前三十年之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兩國為劃界而在貝加爾湖之布拉河上有恰克圖條約之締結。該約西至沙畢納依嶺，即沙賓達巴哈終迄。過此則漸伸入中亞細亞，而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布哈爾諸邦環列，與之接壤者，乃野心貪熾之東方另一強大帝國之俄羅斯。

當十八世紀之初，彼得大帝在位時，即已伸張其帝國勢力於哈薩克、布魯特等柯爾克茲草原 Kirghiz Steppes，更南向縛錫河河北岸烏孜伯克牧族 Usbeg nomads 之布哈爾，浩罕諸邦推進，已開始經營達半個世紀之久^④。今忽一旦視該等諸邦輸誠中國，自感剝膚之痛，遂訴諸武力以求劃分國界。終以中國時正強大，遂退俄兵，暫時浸熄。然真正問題實從此開始。蓋兩國領土相接，界務一日不定，問題一日終不得解決，退去之兵當然可以復來。俄益進取，中國務保守，主動誰操，勝負之勢，豫已判然！其故無他，進取者對領土觀念之明確，知橫在當前者，為無成約束縛，不受國際法（注意：十八世紀之中國，知有劃界條約而不知有所謂「國際法」之名實為何物者！）保障毗連之鄰國間之荒曠，益猛進不已。保守者雖單方面劃界設卡，徒以自限而不足以限人，日久且怠忘其所以界限之者。領土觀念，日益模糊，遂胎種後來累訂界約而累蹙領土者也。

俄已漸倡，此時，英國在印度正克萊武 Clive 力戰經營之初，莫臥兒帝國 Moghul Empire 日就消滅矣。

III

十八世紀中葉，俄人雖漸已開拓其南疆，向中亞細亞擴張，東則受阻於中國，南亦遭逢阿富汗。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遣使進貢之愛烏罕哈默特沙者，為阿富汗史上有數之名王。在位幾三十年（一七四七—一七七三），內治修明，統一全境；外則累舉南侵印度，逐鹿於德里之郊，為當時中亞安定力量之強大帝國，威力足以抗拒俄人之南下^⑤。而此時英人之在印度，猶踟躕於孟加拉一隅。

十九世紀開始，俄人漸併有柯爾克茲草原 Kirghiz Steppes。勢已侵及烏孜伯克諸汗邦 The Khanates of Usbegs 之基瓦 Khiva、布哈爾、浩罕等地。英國方懼懼於法皇拿破侖一世之東征，總督威爾思萊侯爵 Marquis of Wellesley 亟亟籌謀抵禦，防拿破侖之東侵。迄一八三八年奧克蘭勳爵 Lord Auckland 任印督時，預感俄人在中亞之經營，其野心終將侵向印度，英人遂開始注視印度西北

疆。然英人勢力此時猶遠，距阿富汗之中間，仍隔另一強大之邦國，即佔有五河省 Punjab 之然齊特辛 Runjeet Singh 所手創之錫克王國 The Sikh's Kingdom 是也。

時俄人欲南逾縛錫河經阿富汗以窺印度，陰嫉波斯之穆罕默德沙 Muhammad Shah 襲取阿富汗西陲赫烈 Hereto 英助阿抗波，運用外交脅波斯結約退軍。旋阿富汗之阿迷兒 (Amir 酋君之稱號) 陀斯特穆罕麥德汗 Dost Muhammad Khan 因事與英有隙，通俄國，接納俄使於阿京喀布爾 Kabul。一八三八年十月一日，奧克蘭勳爵遂對阿富汗宣戰，第一次阿富汗之戰揭幕。是時，五河省 Punjab 為錫克王國領土，國王然齊特辛不允假道，英軍遂西穿信德 Sinde，迂繞魁打 Quetta。一八三九年四月攻克健陀羅 Kandara，七月下犒茲尼 Ghazni。陀斯特穆罕麥德汗北竄，逾縛錫河而遁入布哈爾。八月英軍入哈布爾，重立沙舒者 Shah Shuja 為阿迷兒。一八四〇年，英遣使中亞，陀斯特穆罕麥德汗俯首就撫，隨歸加爾各答，英人祿之，待如上賓。陀斯特後復逸去，返喀布爾，終逐沙舒者復位自立^⑥。

英既北進，俄亦不甘示弱。是年（一八三九）十一月，帝俄政府亦派遣遠征隊自痢侖堡 Orenberg 赴啓窪 Khiva 意欲向縛錫河北岸進植勢力於烏孜伯克諸汗邦 Khanates 之地。然該歲冬寒特酷，荒原大雪，阻不得進，未抵啓窪，被迫半途而返痢侖堡。

一八四二年九月，第一次阿富汗戰爭結束。勝利前夕，英國派遣斯多達上校 Colonel Soddart 於布哈爾，柯諾黎上尉 Captain Conolly 於浩罕，意圖植立英國勢力於縛錫河北烏孜伯克諸汗邦之地也。柯諾黎赴布哈爾會同斯多達，該邦阿迷兒 Amir 大疑嫉，而嚴密看守之。當阿富汗之戰激烈進行中，開布爾城暴民圍殺英官之訊到布哈爾，兩使遂被禁錮地牢。更傳英軍覆沒於開伯爾隘 Khabar Pass 時，兩使遂被梟首於布哈爾之市！英國始終不克進其勢力越過縛錫河而北。

一八四八年第二次錫克戰爭 Sick War 起，錫克之朱突爾辛 Chutter Singh 允阿富汗之陀斯特穆罕麥德汗收回其舊壤白沙瓦，共組聯軍以抗英。一八四九年，英國勝利，錫克覆亡，印督大兒

好昔勳爵 Lord Dalhousie 遂割五河省併入英領。陀斯特穆罕麥德汗及其部衆，復被英人逐出白沙瓦。是時，英印邊界，始擴及印度河 Indus River 之西方，北自與都庫什嶺 Hindu Kosh，南迄信得 Sinde 稱爲素賴曼嶺 Sulaiman Range 之連綿山障。而俄人之經營中亞細亞，已瀕臨藥殺河 Jaxartes 岸，直接威脅藥殺、縛芻兩河中間之烏孜伯克諸邦。

當錫克之戰終役，陀斯特穆罕麥德汗復與英棄嫌修好。一八五五年，締友好條約。一八五六年，波斯毀一八三八年之成約，再度侵略赫烈。英國於是宣戰，助阿富汗出兵，是爲波斯之役 Persian War。及戰，英軍攻克布諧 Bushire，且大捷於摩訶羅 Moharratrah，波軍退出阿富汗境。翌（一八五七）年三月，締約恢復和平。自此英阿盟誼，更形鞏固。一八六三年六月，陀斯特穆罕麥德汗逝世，終身未嘗或忘規復其東疆舊壤白沙瓦，然自一八五五與一八五七年與英兩次締約後，自知無復有望，翻爲堅守不渝之英印盟邦。然東隅桑榆，暮年乃另有收獲之成功，即建立阿富汗之宗主權 Suzerainty 於阿富汗土耳其斯坦 Afghan-Turkistan 之地也。

四

阿富汗土耳其斯坦者，乃地理上指稱喀布爾北方，介於縛芻河與與都庫什嶺中間之地。包括麥馬納 Maemana、安特貴 Andkui、薩里普爾 Saripul、什伯爾罕 Shibryhan、巴爾赫 Balkh、庫爾姆 Khulm，貢杜孜 Kunduz 以及巴達克山 Badakshan ②。

此時（一八六三，同治二年），阿富汗雖有巴達克山，猶未東逾什格南 Shignan 之嶺。曾經朝貢我國之巴達克山之亡入英勢力範圍內之阿富汗，剝及我膚，而中國感覺殊麻木，無關痛癢處之。雖然，帕米爾仍無恙也。

而俄人於此之前三年，即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與我締訂中俄北京條約，強我劃分西方疆界，約之第二款規定：

「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以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二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

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齋桑諾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觀此約，我已事實上明許浩罕於界外，其西之布哈爾等部，自不待言；而界線必須經過之哈薩克、柯爾克茲（布魯特）等部，亦搖搖墜落。此時，距平定準回兩部之役，恰正一百年！乾隆武功漸泯矣。由是，四年後而有全盤斷送中亞中國影響力之塔爾巴哈台之約。

先是，俄人早於道光二十六（一八四六）年，建闢拔勒及唯爾訥（即阿拉木圖）兩城於巴爾喀什湖之南。咸豐三（一八五三）年於伊犁西方吹河界外建砲台七座，以控制浩罕。故七年後北京條約西疆劃界有「南至浩罕邊界」之規定。

同治三（一八六四）年，即陀斯特穆罕麥德汗逝世之翌歲。俄人奪據塔什干城，並乘我新疆回亂，要立塔約。此約我國失地之多，舉世震驚。然帕米爾固無恙也！

同治六（一八六七）年，阿富汗阿迷兒穆罕麥德阿夫柴爾汗逝世，國中爭嗣立而內亂，然其縛芻河迤南阿富汗土耳其斯坦領域依然。俄人奪據薩馬爾罕。我之帕米爾仍在。

同治九（一八七〇）年，阿富汗舍阿里汗，去年與印度總督梅堯勳爵 Lord Mayo 締結庵婆羅 Arbhalla 條約獲英承認爲合法地位之「阿迷兒」，並允不干涉阿之內政。但阿須以英之友敵爲友敵，蓋亦片面保護之約，釀第二次阿富汗戰爭之因。然此約對阿富汗仍屬有利，衡以英國在印度北方之敵，實指俄國，則縛芻河實爲英阿之共同邊界，河以南之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之歸屬豈不更確獲英國之保證乎！而中國此年則伊犁爲俄人佔據，雖然，帕米爾未可云失。

光緒二（一八七六）年，舍阿里汗與英印攜貳。俄人奪取浩罕建費爾干省，於是俄疆直達縛芻河北岸，虎視阿富汗，與英印勢力，僅一水之隔。英俄之中亞角逐，至此互持不下，則其勢必橫決而旁侵，西指波斯，東覬中國。何況內姦（噶魯耶古柏）外寇（俄領土耳其斯坦總督考甫曼大將所部），充斥戶庭之新疆，伊犁未復，餘盡甌脫，帕米爾始岌岌矣！

是年，俄人進併帕米爾之瑪爾濟奈 Marjanai，楔入薩雷茲與

伊西洱庫里兩湖之間。俄人先控得薩雷茲帕米爾，與阿爾楚爾帕米爾西邊高地形勢。

光緒三（一八七七）年陽曆新正元旦，印京德里宣佈英女王維多利亞為印度皇帝，英俄關係緊張，而舍阿里汗竟屢通聘帝俄，且接待俄使於阿京。翌光緒四（一八七八）年，印督李敦勛爵 Lord Lytton 在任，英國復對阿富汗宣戰，是為第二次阿富汗戰爭。英軍復入，舍阿里汗抵抗無效後北遁俄境，未幾身死。

中國方面，新疆回亂既平，開始作收回伊犁之計。然俄併浩罕，原為之宗主國者，嘿然不抗一言。浩罕既失，則西疆屏障之天山，遂完全暴露於敵前，與中國共爭山頂形勢。中經崇厚五（一八七九）年擅許之約，七（一八八〇）年曾紀澤改訂之約。俄人藉此約修改同治三（一八六四）年塔約，牽動遠及喀什噶爾西界，意欲會勘天山之頂，僞窺內地。喀什噶爾西邊既蹙，帕米爾遂全部暴露於敵騎虎口領下，隨時吞噬。俄人對我早定層層剝削，逐步蠶食之計，而我則對於西界情況，懵然無知。關於此段邊界，見於（一八八〇）年改訂條約第九款之規定：

「俄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由兩國特派大員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

此款條文異於第七第八兩款對伊犁、塔城各段中俄邊界之起迄各地均分別作具體之載明，實因我方歷來對此段邊界情形，毫無認識，議約當時，不知如何踴躍得當，漫然同意俄人提議，遂以「兩國現管之界」等字樣定約。

於是八（一八八二）年有沙克都林札布勘分阿克蘇天山之約。而帕米爾之實失，則肇始兩年後（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沙克都林札布勘分喀什噶爾天山之約之第三款：

「大清國欽差勘分界務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會同大俄國欽差勘分界務吉訥喇勒瑪玉爾斐克托爾米德恩斯克依，自伊爾克什塔木河地方向商行，經瑪里塔巴爾山，烏斯別里達巴罕，喀喇阿爾塔達巴罕即喀勒達宛喀喇札克達巴罕，至烏孜別里即克則勒借克山，此處即為兩國分界之末處。因其山高，人不能上，且無建立牌博之地方，亦無走路，礙難勘分。是以兩國大臣商定：自伊爾克什

塔穆河地方向南行，順瑪里塔巴爾河，以河之左岸為俄國所屬地方，以右岸為中國所屬地方。又自河口起，向南行，順山行至瑪里塔巴爾山。自此又順此山分脈行，至烏斯別里達巴罕。自此又經瑪爾堪蘇河，順喀喇庫勒池之迤東；又順本山至喀喇塔達宛，即喀喇阿爾塔達巴罕，看此一帶山，大約每歲積雪。自此又經喀喇札克達巴罕，至烏孜別里，即克則勒借克達巴罕，看此一帶達巴罕，大約每歲積雪。至此達巴罕即為兩國地界分竣之處，於是俄國界轉而為西南，中國界轉為正南。以紅線迤西地方以及河水，為俄國所屬地方；以紅線迤東地方以及河水，為中國所屬地方。」（參閱附圖二）

按此段起點伊爾克什塔木位置東經 $73^{\circ}54'$ ；北緯 $39^{\circ}42'$ 。界線自北至此截河而南，趨瑪里塔巴爾山。河水於伊爾克什塔木之北，作東向流入中國境，而其源則遠在帖列克達灣 Terek Dawan 更北幾達北緯 40° 附近。同治三（一八六四）年此段舊界原都以山頂嶺嶺劃分水為界。依此地形原則，實應嚴格地按照塔里木河水系 Tarim Rivers 與縛芻河水系 Oxus Rivers 之分水為劃分國界之準則。故我國必須爭取帖列克山口（達灣或達巴罕）與屯木倫 Tann Murun 兩地，再南接後阿賴嶺 Trans Alaï 之幹脊，西折經克子拉提 Qizil Art 抵攻甫曼峯 Kaufmann Peak²⁰。然後南折順喀喇庫勒池西岸和碩庫珠克帕米爾嶺之脊幹，經五三三二高地，貝勞里 Belauli，喀因提山口 Kaindi Pass，五八五三高地，圖薩科喜山口 Tusakohi Pass 至北及西木斯庫里達巴罕 Muz Kol North and West，始終以分水為界，則喀喇庫勒池之整個湖系之水，霍斯庫魯斯乾隆武功之地，完全包入界內，毋使俄人攔入帕米爾境上一寸土也²¹。（參閱附圖二）

然而沙克都林札布於勘界時，聽憑俄人持俄圖，以圖上俄人所繪之紅色界線為準，自伊爾克什塔木直越瑪里塔巴爾山以迄克則勒借克達巴罕，跨逾緯度 1° 度計約兩百餘里之多。當前年（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俄京改約議訂時，俄人即欲將此段邊界勘至瑪里塔巴爾為止，而為曾紀澤拒絕，謂「崇厚議約未及之地，斷不能復有增加」。²²乃兩年後實地勘分時，乘中國不覺之際，竟越過瑪里塔巴

爾又二百餘里！據沙克都林札布勘界日記：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七月初五至十三日，疊接張幫辦(按爲幫辦新疆軍務廣東陸路提督張曜)來牘，謂喀喇多拜暨屯木倫等處爲現管之界。遂先從此處力爭，大都爲得尺得寸之計。俄使竟抱定紅線，唇敝舌焦，百折不回。夫豈喜事好名，蓋所謂現管者，尙多其處，此喀喇多拜與俄力爭，幾至決裂，恐失機耳！詎敢以雖爭弗得自諱哉！」

足見此際勘界，又未依照原會紀澤改訂約款中「現管之界」辦理。張曜雖力爭現管喀喇多拜、帖列克、屯木倫等地，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終因約圖紅線已定，且「遵旨覆陳」：

「……其帖列克一處，張曜所謂帖列克達灣者，在喀城極西，新圖列在紅線外。其屯木倫一處，即在帖列克南，新圖未載。舊圖則爾處地名皆無；惟載迤西喀喇庫里湖與各圖同，却在紅線之內。新舊紅線不符若此！揣會紀澤定約時，或因新圖不無縮入；又知左宗棠容報克復喀城，有佔得安集延遺地邊界展寬之說，故約內添西邊以『現管爲界』一語，以預留地步。既以現管爲界，即可不拘定紅線，此二處確在喀城之西，原可力爭，張曜所陳，不爲無見。……竊意俄官必明知地圖稍有進展之處，故不肯現管爲界，而堅以紅線爲憑，爭之誠恐不易。長順所慮遲不換約，恐俄人別生枝節，亦係實情。……且沙克都林札布與俄官爭辯，堅執不從，實以心力交瘁，似不必以區區一隅，致礙邦交。金順亦以南段疆界，經特派大臣會同勘分，幾費唇舌，始得照圖線定議。邊隅片壤，未便再招俄使重勘，徒費周章，轉致有礙大體。議奏俞旨」。

於是，勘分喀什噶爾天山之界定。於是，紅線以西，自帖列克山口、屯木倫、克子拉提、致甫曼峯及和碩庫珠克嶺等以分水爲界之線，嘿爾從不一提。於是，聽令俄人截伊爾克什塔木之水而南，更截瑪爾堪蘇河 Markan Su，使此屬於塔里木水系之兩支流上源，斷棄俄境，使中國從此不獲保有塔里木河水系之全——於是，喀喇庫里湖和碩庫珠克帕米爾成爲俄領，始居俄人於帕米爾之戶庭矣！俄人自此東趨朗庫里帕米爾，南下薩雷茲帕米爾遂不可復制，其勢非

東抵東經75°線左右之色勒闊兒嶺 Sari Koi 脊線爲界不止。所以數年後，帕米爾之爭議既起，中國欲爭無術，坐視全帕土地隨時日之增進爲俄英分割囊括而去！凡外人之謀佔一地，事前必對該地之地形預經勘察，熟計審明之後，何處分水，何處順流，何處橫截，何處跨越。擬線既定，迨現諸議案上之紅線，已等鐵案，不移如山，奏凱全勝矣。中國累次界務交涉，事先從無準備可資信賴之確實地圖，每次畫界均以對方所持圖爲依據，得失之權，聽其操縱，雖有一二明白人，如會侯之預擬於俄京，張曜之力爭勘界，其結果均回天無力也。於是帕米爾爭議漸開始，爲明瞭各關係國家所懸目的之止於何地，先當就地圖詮釋全帕米爾之位置。

五

一九四一年印度測量局初版一百萬分一帕米爾圖(附圖一)，阿賴嶺橫其北，當東經72°至74°與北緯39°20'至30'之間。其南爲喀喇庫里湖區，當東經73°15'至35'與北緯39°線之上、下間。其南橫亘木斯庫勒嶺，當東經73°至74°與北緯38°25'至40'之間。其東隔阿克巴伊塔 Aq-Baital 河峪爲朗庫里湖 Rang Koi 區，當東經74°線右至50'與北緯38°線至上至40'之間。其南爲薩雷茲帕米爾 Sarez Pamir，水名麥爾格阿布河 Murgh-Ab 亦即阿克蘇河 Aq-Su 之下游，注入薩雷茲庫勒湖 Sarez Koi。其南爲模乍奈(即瑪爾濟奈)山口 Marianai Dawan 與阿克勒喀爾山口 Agalkhar 間之嶺，當東經73°線之左至50'與北緯38°線上下之間。其南爲阿爾楚爾帕米爾 Alichur Pamir，水即名阿爾楚爾河入伊西洱庫勒湖。其南爲塔什哈爾果什 Tash Khargosh 橫連伯什拱拜孜 Bash Gumbaz 之嶺，當東經73°至74°之左與北緯37°30'線上下之間。其南爲大帕米爾 Great Pamir，水名帕米爾河，下游注入噴赤河 Ab-i-Panja；上源爲薩雷庫里湖 Sar-i-koi 即英人名之爲維多利亞湖者 Lake Victoria。其南爲尼古拉斯嶺 Nicholas，當東經73°線右至74°5'與北緯37°5'至25'之間。其南瓦罕帕米爾 Wakhan Pamir，水即名瓦罕河 Ab-i-Wakhan，下游亦注入噴赤河；上源爲恰克馬克丁庫勒湖 Chakmakin koi。其南上越北緯37°之線，即與都庫什嶺，

Hindu Kosh. 出帕米爾範圍矣。以上諸帕與嶺，均交互平行，皆爲東西橫向之地形。大帕米爾河源薩雷庫里湖與瓦罕帕米爾河源之恰克馬克丁庫里湖兩湖各有一湖水不相連之小湖緊傍其東。前一小湖名喀喇東庫勒 Kara Dung Kol，位當東經 $74^{\circ}4'$ 線之右與北緯 $37^{\circ}26'$ 之處，爲伊什提克河 Istik 之源。後之小湖姑取附近地方名之爲塔斯貼列別特湖 Tas Tere Beit，位當東經 $74^{\circ}18'$ 與北緯 $37^{\circ}17'$ 之處，爲小帕米爾 Little Pamir 之河源。此圖即以瓦罕河源之恰克馬克丁庫里與塔斯貼列別特兩湖區爲小帕米爾。小帕米爾河北流，至東經 $74^{\circ}41'$ 與北緯 $37^{\circ}49'$ 地名托黑塔密什伯克 Tokhtamish Beg 處，匯合伊什提克河爲阿克蘇河 Aq su。阿克蘇河又向北流下，至東經 $74^{\circ}4'$ 與北緯 $38^{\circ}11'$ 處，隔嶺北向即朗庫里湖區，匯合自北向南流來之阿克巴伊塔河後，下游西流爲麥爾格阿布河，即薩雷茲帕米爾之地。故此一縱向河谷，位於朗庫里湖區之南，薩雷茲，阿爾楚爾，大帕米爾等諸帕之東，瓦罕帕米爾之東北，於吾國出版之官圖上，註記爲小帕米爾^②。位於小帕米爾之東南與瓦罕帕米爾之東者，爲塔敦巴什帕米爾 Taghdum bash Pamir。以上凡四橫（薩雷茲、阿爾楚爾、大帕米爾、瓦罕）一縱（小帕米爾），附東南一角（塔敦巴什），共計六帕及兩湖區（喀喇庫里及朗庫里）。中國舊官書，兩湖區亦以帕名，故加和碩庫珠克帕米爾及朗庫里帕米爾，共爲八帕。或不計瓦罕，而爲七帕^③。包之者，北爲阿賴嶺，東爲喀什噶爾嶺（包喀喇庫里及朗庫里）及色勒闊兒嶺（Sarikol 包朗庫里及小帕米爾縱谷）；南爲興都庫什嶺；西則大致爲縛芻河各支流之上源而不越東經 $72^{\circ}30'$ 以西之線爲限。惟吾國官圖有西展至東經 $71^{\circ}20'$ 噴赤河北折沿河之線包達爾瓦茲 Darwaz，羅羅 Roshan，什格爾 Shighnan 諸部者^④。

圖上之帕米爾全位置，略如上述。觀察地形，實應有利於我，因自東起西，漸升緩登至越過南北縱向之色勒闊兒之嶺，則徜徉諸帕之平川。自帕而西則陡落驟降，迄於阿拉爾海之濱（Aral Sea）日，稍加經營，決不至淪於甌脫也。

六 帕米爾爭議迄匪僞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上）

自光緒十（一八八四）年喀什噶爾天山勘界之約漫不經察，俄人垂手拾得喀喇庫里湖區和碩庫珠克之第一道帕地，中國迫而不得不綢繆固圍之計。

先是，光緒五（一八七九）年，中國平定回亂，克復新疆全境，督辦新疆軍務大臣劉錦棠設邊界七卡（參閱附圖二）黑孜吉牙克卡 Kizil Jik 東經 $73^{\circ}48'$ ——北緯 $38^{\circ}38'$ （即克則勒借克達巴罕）

六爾阿烏卡 Murph-Ab 東經 $73^{\circ}58'$ ——北緯 $38^{\circ}10'$ （薩雷茲帕米爾）

薩雷庫爾卡 Sar-i-Kol 東經 $75^{\circ}14'$ ——北緯 $37^{\circ}47'$ （塔敦巴什帕米爾之北，即塔什庫爾干）

巴什滾伯孜卡 Bash Gumbaz 東經 $73^{\circ}35'$ ——北緯 $37^{\circ}28'$ （大帕米爾）

圖斯庫爾卡 Sasil Kol 東經 $73^{\circ}13'$ ——北緯 $37^{\circ}43'$ （阿爾楚爾帕米爾）

雅爾特拱拜卡 Jarti Gumbaz 東經 $74^{\circ}10'$ ——北緯 $37^{\circ}34'$ （大帕米爾與小帕米爾分水處）

阿克素陸爾瓦卡 Aq Su 東經 $74^{\circ}38'$ ——北緯 $37^{\circ}49'$ （小帕米爾）

（右表黑孜吉牙克與阿克素陸爾瓦兩卡設置地點存疑待查。薩雷庫爾卡即塔什庫爾干，今之蒲犁縣治地）

至光緒十一（一八八五）年，又設塔敦巴什卡，合前爲八：塔敦巴什卡 Taghdum bash 東經 $75^{\circ}15'$ ——北緯 $37^{\circ}12'$ （在塔敦巴什帕米爾之丕伊克 Beyik）

光緒十五（一八八九）年，復建蘇滿卡倫，合前爲九：蘇滿卡 Soma Tash 東經 $72^{\circ}57'$ ——北緯 $37^{\circ}47'$ （阿爾楚爾帕米爾伊西洱庫爾湖北岸）

（因阿富汗侵襲什格爾，什格爾人請徙苦爾巴依充蘇滿頭目，管帶布魯特旂官都司張鴻疇建蘇滿卡倫。）

光緒十七（一八九一）年，又添設阿克塔什卡，合前爲十：阿克塔什卡 Aq Tash 東經 $74^{\circ}48'$ ——北緯 $37^{\circ}38'$ （小帕

米爾)

蓋七十年前之上世紀末秩，除和碩庫珠克帕米爾北淪於俄，瓦罕帕米爾南併於阿富汗外，中國尙據有其餘六帕。觀此十卡之設，已盡分張衆建，犄角應援之能事。然而終不免於漸次淪失者何也？客觀地敵我強弱之勢懸殊，卡纔設而俄騎深入，阿兵內犯，交相侵襲之下，駐戍終不得不撤退。主觀地我之設卡，止於點的控駐，線的聯絡或多少有之，而已自以爲盡展地之能事。但展地也者，必須擴爲面的佔領，推動點與線向前拓展，則必預先計劃其所止境之天然界線何在，然後可以與鄰敵相抵衡，畫形勢以守險。是必熟察地形，訂有腹案，爲界務之根本解決。否則寸土尺壤，孤點死結，爲設卡而設卡，徒耗國力而已。

從此一觀點而言，當年於設置先後十卡之同時，應更添設一卡，於黑孜牙克之西與蘇滿塔什之北，使其形勢成爲矩角張列之地，是卽薩雷茲卡是也。

薩雷茲卡 Sarez 東經 $72^{\circ}41'$ ——北緯 $38^{\circ}12'$ (薩雷茲帕米爾薩雷茲湖南岸)

試算如不添此卡，則前十卡中僅蘇滿塔什爲唯一遠懸不在東經 73° 線內者，孤鶩突出。今添此一薩雷茲卡於蘇滿卡正北約半緯度，且均在東經 73° 線外，恰與黑孜牙卡在東整合併成矩角列張之勢，將薩雷茲帕米爾全部及以南以東諸帕嚴密包封，其所欲保全之者，不煩贅辭矣。

於是，在我十一卡卡倫設置下，帕米爾境我與英俄分界之線大致自應如下：(參閱附圖11)

東起瓦呼羅特達巴罕之嶺：嶺東塔敦巴什帕米爾歸我；嶺西瓦罕帕米爾歸英。

次塔斯貼列別特湖與恰克馬克丁庫里兩湖中間之平地分水：塔斯貼列別特湖迤東北之小帕米爾歸我；恰克馬克丁庫里湖迤西南之瓦罕帕米爾歸英。

南界尼古拉斯嶺：嶺北大帕米爾歸我；嶺南瓦罕帕米爾歸英。

西至大帕米爾河與瓦罕河匯口後北折，以大帕米爾河與沙哈達喇河 Shakh Darra 之分水嶺爲界：嶺東大帕米爾歸我；嶺西什格

南歸英。

次經科喜帖節克達巴罕 Koh-i-Tezek Dawan，北截伊西洱庫里與棍屯達爾雅 Ghund Darra 河，越模乍奈山口 Marjanai Dawan 抵薩雷茲湖：伊西洱庫里湖及線以東之阿爾楚爾帕米爾歸我；棍屯達爾雅河域及線以西之舒格南 Shugnan 等地歸俄。

北界自薩雷茲庫里湖與巴爾唐河 Bartang 上源庫達喇河 Kur-darra 之分水嶺：嶺南薩雷茲庫里湖歸我；嶺北庫達喇河巴爾唐河歸俄。

次東折經喀喇布拉克達巴罕 Qara Bulaq Dawan，西木斯庫里達巴罕 Muz Kol West 北木斯庫里達巴罕 Muz Kol North 阿克巴依塔達巴罕 Aq Baital Dawan 而直抵斡則勒借克達巴罕，銜接光緒十(一八八四)年沙克都林扎布勘分之喀什噶爾天山之界之終點：線南薩雷茲帕米爾與朗古里湖區歸我；線北和碩庫珠克帕米爾與喀喇庫里湖區歸俄。

右擬設保全帕米爾領土國界之線，當光緒十七(一九〇一)年之頃，果能戮力經營佈置，則中國對中亞細亞之影響力量，仍可保持舉足輕重之地位。然終憚而不敢發者，或以薩雷茲密邇俄據和碩庫珠克帕米爾之故已先手失之俄人耶？或者顧忌光緒十(一八八四)年喀什噶爾天山勘界約文第三款規定：

「……至此(克則勒借克)達巴罕卽爲兩國地界分竣之處。於是俄國界轉而爲西南，中國界轉而爲正南。以紅線迤西地方以及河水，爲俄國所屬地方；以紅線迤東地方以及河水，爲中國所屬地方。」

按克則勒借克達巴罕 Kizil Jik Dawan 位置在東經 $73^{\circ}48'$ 與北緯 $38^{\circ}38'$ 處，其南同經線附近位置上有光緒五(一八七九)年劉錦棠展設之黑孜牙卡，六爾阿烏卡，均在此線之東。巴什滾拜孜卡與圖斯庫爾卡在此經線之西，並不必因此約之規定而裁撤。尤於締約後七年，且展設蘇滿之卡，則視中國之態度，似無所憚於此約。若眞佈置嚴密，成既成事實之局，該約款中規定之「俄界轉而西南，中國之界轉而正南」之句，未始不可修訂者也。而終屈於國力懸殊，因蘇滿設卡，招來英俄雙方武力侵略，而終不得不撤退。好景不常，曇花一現！雖然，光緒十七(一九〇一)年對中國

之於帕米爾而言，終不失爲大有作爲之歲時也！最後良機，稍縱即逝！

四月，新疆巡撫魏光燾，檄布魯特旂官張鴻疇出蘇滿數十里防邊以備不虞。此爲中國實力最西之最後一次，距今蓋六十二年（一九〇一——一九六四）矣！

五月，魏光燾檄降選府經歷海英，主簿李源鈞，旂官張鴻疇，查勘界務，爲將來分界地步。

九月，阿富汗頭目入蘇滿卡倫，張鴻疇率馬勇逐之。建卡兩載，畢竟首建一功！

十二月，魏光燾飭令查界委員海英，重刊乾隆二十四年平回部御製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之碑，於淖爾西北十里蘇滿之地。

此事見「勘界公牘」，如記載之「淖爾西北十里」之語不誤，則計其位置，當在東經 $72^{\circ}45'$ 與北緯 $37^{\circ}48'$ 處。惟此前甫隔年餘，即光緒十六（一八九〇）年陽曆十月，有英人榮赫鵬 Francis Younghusband 曾見御碑之殘石與其原址。據其遊記「大陸心臟」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一書中第二九八至二九九頁所記，御碑殘石發現於阿爾楚河右（北）岸相距入湖注口數百英碼處，則計其位置當在東經 $72^{\circ}57'$ 與北緯 $37^{\circ}47'$ 處。兩記錄相距約二十公里之遙！是否海英移設碑址自蘇滿塔什舊卡向西推進擴張二十公里之多？然則前（光緒十五，一八八九）年張鴻疇所建蘇滿之卡，究在舊蘇滿塔什卡之遺址，抑隨同御碑而在「重立於淖爾西北十里地名蘇滿」之處歟？御碑既重立，「張鴻疇在立碑舊址，築立牆壁，爲將來清界之據」，則又似建卡仍在蘇滿塔什，與重立之御碑不在一地也！然耶？否耶？

以帕米爾全境作本位而論，蘇滿卡之位置雖略偏西南，然爲薩雷茲帕米爾，阿爾楚爾帕米爾與大帕米爾東西三橫線通過之匯尾，北上和碩庫克帕米爾，南下瓦罕帕米爾之交切之樞樞，爲俄人自灣赤 Wanj，舒格南 Shugnan，羅善 Roshan 等部，英人自阿富汗巴達克山波噴赤河（Ab-i-Panja 卽縛芻河）經什格南等地，兩國進帕之第一重門戶。擇此要衝設卡以固吾圍，舉措萬分正確。然統籌全帕形勢，缺少西北一隅張矩倚援之薩雷茲卡，遂使此蘇滿之

帕米爾爭議迄匪僞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上）

卡孤懸驚遠！

九月立功，十二月立碑，歲之暮矣。可寶貴可愛的光緒十七（一九〇一）年從茲逝！

七

光緒中葉，中國於帕米爾雖努力建樹，然已嫌遲後，故一旦強隣交侵，轉瞬之間，河山拱手讓入！

英國自第二次阿富汗戰爭（一八七八——一八八〇）結束，戒於阿之累次反英，或前或後，其幕後俱不離俄人關係，爲防止俄人不斷伺隙煽惑，乃亟欲鞏固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之外圍。聞俄人既始帕米爾之經營，慮帕境全爲俄有，終必危及阿富汗，遂亟籌抵制，力謀所以入帕之道。英之入帕，其必經之道，大別有二：其一蒞阿富汗自巴達克山東渡縛芻河向什克南沿伊西洱庫里湖以進大帕米爾與阿爾楚爾帕米爾，另一自克什米爾經坎巨提踰明鐵蓋達巴罕 Mintaka Dawan 以進塔敦巴什帕米爾。於是兩地遂先後被侵。

光緒十五（一八八九）年，阿富汗終取什格南。據俄人康穆才甫斯基 Kromzeivski 所記：康氏奉俄國地理學會訓令，取道帕米爾調查阿富汗之喀費爾斯坦 Kafirstan。於是年夏經布哈爾東境，七月七日至達爾瓦茲 Darwaz 會長居巴之喀喇苦木 Qara-i-Khum（東經 $70^{\circ}46'$ —北緯 $38^{\circ}27'$ ），留駐五日，得軍報，知阿富汗兵佔哈蘭 Charan 部落。此部在溼婆湖 Shiva Sake（東經 $71^{\circ}15'$ 至 $20'$ 與北緯 $37^{\circ}20'$ 至 $25'$ 之間）南方跨縛芻河東西兩岸地方。又佔巴達克山部，在達爾瓦茲部之正南，縛芻河西岸大灣地內。蓋先據此兩部，以爲東渡縛芻河取什克南計。康氏慮經什克南入帕赴興都庫什之途爲兵所阻，避往北方。七月廿日退經羅善 Roshan 部落時，得什格南部會塞照阿克巴爾沙 Serjuk Akbar Shah 信，言阿富汗已佔其半境，遂退往灣赤河 Wanj River。翌日得什會續函，言現被圍於喀喇瓦瑪爾 Qara-i-Wamar（東經 $71^{\circ}31'$ 與北緯 $37^{\circ}57'$ 處），其地爲羅善會長所居，蓋兩會同因一地也。康氏終於改道，更北退至喀爾提錦 Qara Tegin，繞庫達喇 Kudarra or

（6） 八八五

Tanimas 之東南，沿穆爾格阿布河 Murgh—Ab，下模乍奈山口（瑪爾濟奈山口 Marjanai Dawan）而至伊西洱庫里湖^②。是時俄人縱獲取北道而至伊西洱庫里，而西道什格南終為英國勢力封閉，英俄兩侵略勢力之矛尖，其交點乃在伊西洱庫里湖之處；而中國則因什克南之請而建蘇滿卡倫，則可謂蘇滿卡者，實為中英俄三帝國勢力之遇合點也。A spot where three Empires are meeting！

瓦罕帕米爾者，當康氏經過時，僅言：「最為英人所垂涎」，實則其淪入英印，尚早於什格南與巴達克山。據戈登將軍 Gen. Gordon 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游帕記載：戈氏於是年四月間自滯 Tash Qurghan 越色勒闊兒嶺之尼若塔什山口，經阿克塔什，入小帕米爾，西至格什庫里（即鄂依庫里 Oi kol），抵布才拱巴 Bozai Gumbaz 西之朗曼爾 Langat 時，瓦罕之密爾（Mir 酋長之稱）甫提阿里沙哈 Futih Ali Shah 遣子來迎。四月十三日，抵其居地喀喇噴赤 Qarr Panja（東經 72°37' 北緯 37°）。戈言：「瓦會知禮貌，酬酢殷勤，凡十三日。『喀喇噴赤』者，五堡也^②」。觀此可知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什格南淪失前之十五年中，瓦罕帕米爾隨時可為英併，蓋其地密邇印度北邊之乞托拉爾 Chitral、雅辛 Yasin 與乾竺特 Kamrut 等處，乞托拉爾與雅辛兩部已為英印收作保護之地矣。

瓦罕與什格南相繼失，則英人向伊西洱庫里湖深入大小帕米爾，與阿爾楚爾帕米爾之通道關矣。

至於英人謀帕另一通路之坎巨提（即乾竺特），亦於兩年後光緒十七（一八九一）年為英兵所侵襲，語詳去春「共匪與巴基斯坦之邊界協定」（問題與研究二卷七、八兩期）茲不復贅。而中國之塔敦巴什帕米爾，未因是役淪失，亦云幸矣！

於是俄人跟蹤而至。是年（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喀什噶爾道向邦倬報稱：「六月二十二日，俄馬兵分三起越界，一赴塔敦巴什與阿黑素陸爾瓦 Ag Su Murgh—ab，一赴雪底拉 Chadir，一駐伯什拱拜孜 Bash Gumbaz，其步隊駐蘇滿。又於阿克塔什、塔敦巴什交界之畢依比達坂，豎杆黏帖安撫布回，聲稱今已屬俄國百姓^②。」蓋寇騎已踏遍我色勒闊兒嶺外全帕地方矣！八月初五

日，巡撫魏光燾照會塔什干總督，責其稱兵越界。塔督到阿賴，將俄兵調回。

翌年（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俄外部竟謂伊西洱庫里湖不屬中國。正月，駐俄使臣許景澄電告新疆巡撫蘇滿守兵。

「俄外部謂接喀城領事電：中國調兵赴阿里楚爾河雅什里庫爾湖。其地不屬中國，應俟公商定界，請速調查。帕非俄屬，豈能阻我巡行。惟上年俄兵入帕，我曾阻止，今彼亦以此報我，若堅持不退，彼必又派兵入帕，希飛飭派出員弁，仍回原住處所^②。」

許景澄忠亮大節，而此電實不識治體。帕米爾非我領土也，何所據而爭？是我領土也，不論何時，不論任何外兵，均不得侵入。豈能因俄今年報我去年阻其入我領帕而先自撤卡棄地者？慮其後年必至，則年年抗議可也。力爭不得，必俟棄地者，亦祇能建議總署，決於朝命，焉有通一紙電文於守土疆臣，可令擅撤哉！領土觀念之不深厚確切，雖賢者不免誤國，責備痛惜之餘，於後不賢者之斷送大片邊疆者，何足齒論！新疆巡撫陶模故不從，二月二十三日復電：

「查中俄分界，至烏孜別里止。阿里楚爾河雅什里庫爾湖，均在烏孜別里南。雅什庫爾，即新疆識略之伊西洱庫爾，乾隆二十四年立碑迤北十里之蘇滿，斷無碑文於界外之理。該處一帶，向設置黑孜吉牙克卡，六爾阿烏卡，巴什滾伯孜卡、圖斯庫爾卡、雅什特拱拜卡、阿克素陸爾瓦卡、塔敦巴什卡。惟蘇巴滿卡係十五年新設。本年因坎巨提事，添兵駐守。又聞阿富汗在什克南，俄在阿拉依運糧屯兵。擬遵來電，撤添派之隊，駐舊設之兵，並飭員弁不得鹵莽生事^②。」

中國終不堪俄人之外交壓迫。三個月後，四月初八日總署電稱：「俄請我撤駐帕兵甚亟，恐生他故，希將先後派出之兵掃退。蘇滿卡設立未久，最為篤遠，最中彼忌，務望撤兵，勿懷他疑。」

至是，陶模亦無何矣！四月二十日，蘇滿撤卡，阿富汗隨入據

之。五月初十日，陶咨總署。

「四月二十日，張旂官鴻疇，由蘇滿回讓庫爾（朗庫里），將兵丁撤回布倫庫爾。嗣據報：阿富汗部進據蘇滿，波孜納，巴什拱伯孜，網頭目，遷居民八九十戶往什克南。

「張鴻疇擬在布倫庫爾，修石壘一座。駐讓庫爾之俄兵，尙未退去。……現已飭令速築布倫庫爾石壘，黑孜吉牙克布回，均令遷居該處，借資防守。」

總署咨稱：「阿踞蘇滿驕橫異常，爲英主使無疑。已飛咨薛大臣告英嚴禁。英顧邦交，許退佔地，釋布回，仍可照前會同英俄亟議分界也。」

布倫庫爾 Bulun Kol，位置在東經72°57'與北緯37°43'處，即在伊西洱庫里湖之東南，距蘇滿卡約十公里。然撤駐之布倫庫爾營非此地。一因阿富汗人已據逾此湖東面之波孜納 Buzulu Gun-daz 及巴什拱伯孜，張鴻疇當不致羈遲敵後被圍中猶修築石壘。一

因張鴻疇自蘇滿撤回讓庫爾，將兵丁撤回布倫庫爾。讓庫爾遠處巴什拱伯孜之東北，撤讓庫爾之兵丁回布倫庫爾；又令黑孜吉牙克布回，均遷居其地，則此布倫庫爾必在讓庫爾與黑孜吉牙克兩地之東可知。此實色勒闊兒嶺迤東之布倫庫爾 Bulun Kol，位置約當東經75°，北緯38°40'處，西距蘇滿八百五十里^②，不崇朝而失地近

千里矣！中國之有蘇滿建卡，自光緒十五（一八八九）至十八（一八九二），亦不過三年。

時俄督隊官必利牙思克 Prevaski 帶十六人恰於一星期前之四月十三日抵讓庫爾，觀英人動靜。六月二十日，黑孜吉牙克頭目報稱：俄官帶隊三十名駐紮讓庫爾，……現在俄兵打退阿人，又將布回遷回蘇滿。六月二十五日（？），巡撫咨總署云：

「據喀什噶爾道稟：閏六月（？）初一日，俄兵一百數十名，抵阿克塔什。初二日，拆毀卡房，拘留馬勇，旋經俄官釋回，並

言賠我卡房價值。聞俄塔什干總督，親帶俄兵約三千人，半駐六爾阿烏，半駐蘇滿，將阿富汗兵擊斃十一名，傷二名，生擒五名

。又聞英於克什米爾調兵甚衆等語。查阿克塔什亦在帕境，係十七年新設卡倫，爲色勒庫爾（闊兒）屏蔽。帕境各卡，惟最南之

帕米爾爭議迄匪僞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上）

塔墩巴什尙無俄兵蹤跡；此外各卡，築壘設電，已成久踞之勢。黑孜吉牙克在最北境，與讓庫爾相連，爲俄入帕要隘。蘇滿遠在西南，我實未可輕棄。分界固屬棘手，事變更難逆料。惟於色勒

（薩雷）庫爾布倫庫爾添紮馬隊，以固第二重門戶而已^④。此色勒庫爾 Sari Kol 與薩雷庫爾 Sari Kol or Victoria Lake）湖同名，爲免混淆，故將譯音異寫爲色勒庫爾，即塔什庫爾

干 Tash Qurghen 爲今之蒲犁縣治所在。俄既據讓庫爾（朗庫里），移軍而南，將據此色勒庫爾。陝甘總督楊昌濬請設防，許之^⑤。

故此所謂第二重門戶之色勒庫爾、布倫庫爾一線者，業已撤退至色勒闊兒（Sari Kol）亦同名，故異寫）嶺之東。至是，中國除塔墩巴什一卡外，其餘自劉錦棠展設邊卡以還，十餘年經營佈置所有在嶺以西八卡之中國勢力，掃數轉落俄人之手，俄於是始乘間抵隙，提議與商分帕劃界矣。

八

蓋數年之間自俄兵遊弋帕境，揚言各帕均歸俄屬。英人聞之，亦侵入坎巨提與什格南。新疆巡撫陶模，具圖與俄費爾干巡撫，英

印度總督，據理詰問；復咨商總署爭於英俄使臣。又請我駐俄使臣許景澄，駐英使臣薛福成爭於其外部。會英俄爭衡中亞細亞正激，俄欲爭帕米爾以通印度，英人防之，以劃清阿富汗邊界爲辭，欲使

中國收轄帕境中間之地，勘明界址。俄人亦欲會同中國勘界分疆，不使英與聞。至是俄兵入帕，英領事壁利南以從前英俄立約：喀什噶爾阿富汗之間並無俄地，願出作證。又據所繪圖力闢俄人，俄人

不顧，欲以朗庫里爲界^⑥。中國肆應其間，未見堅定之對策，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籌辦新疆西南邊外情形疏：

「竊以英俄覬覦帕米爾地方，迭經陝甘新疆督撫先後馳奏在案。伏查帕米爾地名，載籍無徵，惟一見於乾隆年間欽定西域圖志。證以西國輿圖，帕米爾地南北斜互，蓋皆葱嶺中間之地，其西爲阿爾楚爾河，伊西洱庫爾淖爾。乾隆二十四年，平定新疆南路，窮追回會，至伊西洱庫爾淖爾，三戰三捷，遂蕞大功。高宗純皇

帝御製碑文，勒銘淖爾。恭案文曰：『伊西爾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以是西域圖志疆域門指為喀什噶爾西境外地。當日喀城邊卡西境之玉斯屯阿喇圖什卡，僅八十里；西南境之鄂坡勒卡，僅一百二十里。新疆識略喀城西至烏帕喇特卡一百二十里，與布魯特部隊連界；西北至喀浪圭卡一百五十里，未言及帕米爾。迨光緒年間，收復新疆，劉錦棠始增設七卡於舊界之外。十五年又設蘇滿卡於伊西洱庫爾淖爾北十里，是卡距喀城千六百里，最為篤遠，僅以布魯特回部人守之，未駐兵也。前年英使來議，中英共分帕米爾地，當以英俄皆屬強隣，帕米爾地近接俄疆，恐啓爭端，未允其請。上年俄兵攔入帕地，經臣衙門責其稱兵越界，俄即引咎退歸。去冬英兵入坎巨提，逐其頭目，意在窺伺帕地。疆撫因派馬隊數旂，巡歷帕境，駐於蘇滿。本年春間，俄人遂謂七八年來，中國逐漸拓土，帕地亦有屬俄之處，未經勘界，中國不應駐兵。臣等公同商酌，竊謂先朝用兵西域之時，天戈所指，陸警水慄，猶以險遠，不列版圖。今俄既有責報之詞，在我當思息爭之計。出使大臣許景澄來書，亦慮懸軍深入，後路難繼，因電疆撫退兵，而仍留蘇滿卡倫。俄復請我盡撤新設各卡，然後勘界；否則俄國亦將進兵據地。駁辯再三，曉瀆不已。臣等慮其得步進步，堅未允撤。正相持間，愛烏罕之兵突至蘇滿，脅擄布回，甚且揚言東犯。查愛烏罕今世通稱阿富汗，為印度西北大部，素聽英人指麾，必係受其嗾使。據薛福成覆電已告英廷嚴飭阿會釋放布回，賠禮償卹。英亦應允。乃阿事未平，俄兵又進。據電報傳聞，西隊已與阿人戰於蘇滿，東隊則游弋於朗庫里湖、阿克塔什、距我邊界漸近，意殊叵測。臣等先已屢電疆撫，飭令防軍預為戒備，堅守與持。一面責問俄使，並電許景澄詰俄外部，迫令退兵，勿稍鬆動。竊念先駐蘇滿之師，若不即早撤回，則俄阿戰事，將自我啓之，轉難收束。阿雖佔地，而適致俄兵。蠻觸相爭，原可不必過問。但其東隊駁駁逼近邊界，亦頗可慮。雖據許景澄電稱外部以阿佔地為詞，兵難即退。至明知之喀城等地，必不越入等語。然亦未可深信。就目前情勢而論，固未可以窮荒絕徼，輕啓兵端；亦不可以彼族虛詞

，稍疏邊備。臣等仍當電知許景澄與俄外部切實辯論，以杜狡謀。並由臣衙門知照新疆撫臣嚴飭現駐色勒庫爾布隆庫爾各營慎固邊防，毋挑邊衅。再帕米爾地處荒遠，而為印度東北屏蔽。俄謀印度，匪伊朝夕，故英俄在所必爭。俄得是地，我害為輕，英害為重。我得是地，增兵轉餉，歲費不貲。敵我力以固英國，亦非勝算。臣等再四籌度，曾為三國各不侵佔之說。英頗樂聞；俄則謂地屬中俄，但應兩國勘分，與英無涉，議遂中輟。伏查光緒十年，沙克都林扎布會同俄官勘定喀什噶爾界，內載兩國界線至烏孜別里山谿為止。俄國界線，轉向西南；中國界線，一直往南。所有界線以西，及順該處河流之西，歸俄國屬轄；其界線以東，及順該處河流之東，歸中國屬轄。約內所云之界線，即未勘定。當時邊外地形，未得善圖，莫知底蘊。比臣洪鈞奉使至俄，譯成中俄界圖；乃知烏孜別里之南，東西橫互，皆是帕米爾地。喀約所謂中國界線，應介乎其間。今日俄人爭帕，根早伏於喀城定約之年。劉錦棠添設境外卡倫，意在展拓邊防。無如喀約既有成說，已屬無益。惟照中俄界圖，南北經度斜線，自烏孜別里一直往南，尚可得帕米爾之少半，較諸乾隆道光年間舊界，稍形展拓。現揣俄阿交關，阿非俄敵，其潰必速。阿人既去，俄人或可早歸，必須俟其退兵，乃可與之議界。甌脫之謀不遂，勢不能不事勘分。臣等更當與疆臣竭力圖維，爭得一分，即是一分之益也。②

觀此疏中所語，可以得知當年總署諸臣對於帕米爾事之基本態度：一、帕米爾在舊界之外，爭得一分，獲益一分。不謂帕米爾應屬中國歷史的勢力範圍，爭得一分，少減一分邊患。二、俄阿武力交關，以我蘇滿之地為鵠形，我應即早自動先撤該地駐卡之師，空出場地，供其角逐，以免為俄阿戰事啓釁之戎首（？）！而不云蘇滿我地，俄阿任誰來侵，皆當逐之，「自我啓之」之語，不悉是何邏輯？三、帕米爾之地，於我則篤遠，於英印則為其東北（按：應作「西北」）屏蔽，增兵轉餉以固英國，殊非勝算。故俄爭得其地，我害為輕。而不計帕米爾為中國新疆屏蔽，俄得之則南疆門戶失而喀城危，而英印尚有阿富汗為屏蔽，其為害孰輕孰重？總署諸臣徒為預留輕減額預失責地步，故首段一再表明帕地「載籍無徵」、

「喀什噶爾西境外地」、「新疆識略……未言及帕米爾」、「增設七卡於邊界之外」、「不列版圖」等語，若帕米爾之於中國，本無關輕重，而劉錦棠、魏光燾、陶模輩之添卡爭帕皆爲多事者焉。

雖然，疏中透露事實經過，亦約有三：一、中國曾作中英俄三國各不侵佔之提議。二、俄則謂地屬中俄，但應兩國勘分，與英無涉。三、中國已覺悟「今日俄人爭帕，根早伏於喀什噶爾定約之年」。

於是疏中結論：「劉錦棠添設境外卡倫意在展拓邊防，無如喀什既有成說，已屬無益，惟照（洪鈞）中俄界圖，南北經度斜線，自烏孜別里一直往南，尚可得帕米爾之少半」，作爲會俄勘分帕米爾之底案，而最後復欺人自欺云：「較諸乾隆道光年間舊界，稍形展拓」。天乎！中國界務檔案中，此爲最醜的一篇文獻！

總署態度如此，則疆守出使諸臣雖苦心籌謀舌敝唇焦，亦無何挽救矣！

倖阿之速潰去，俄或可早歸。必須俟其兵退，乃可與之議界。光緒十八年八月十九日，許使景澄果然電稱：「俄兵已回費爾干，我兵應回駐，待商勘界」。而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附陳帕米爾情形疏，亦請總署設法催俄分界，勿使藉辭延宕：

「中國回疆邊外，有回部錯居之地，曰帕米爾。山勢迴環，高原綿互，其脈發自葱嶺，實爲大地最峻之脊。因其土多礫薄，所以無著名部落。從前隸我疆圍，羈縻勿絕者，十居八九。自俄英兩國分爭環伺，而迤北迤西，稍稍歸屬於俄，迤南諸小部，則附於英之阿富汗。惟東路中路，久服中國，迄今尙唱喁內嚮。然既爲三國出入之門戶，得之則可居高臨下，不得則恐失險受逼。近年以來，俄人頗盡力經營，注意在此。英人知俄之有深謀也，乃急起而隱爲之防，迭派武員赴帕米爾遊歷，探訪情形。臣於去年七月，接英外部送到秘密節略及地圖各一件，以劃清阿富汗邊界爲辭，其意欲使中國收轄帕境中間之地，勘明界址，以免俄人窺伺。臣即轉送總理衙門，未及核辦，適俄兵遊獵帕境，逾月即歸。聞俄外部告駐俄使臣許景澄欲會同中國勘界分疆，惟英於帕米爾本無分地，不當使其與聞等語。竊思英藉保護阿富汗之名，遠涉帕境，其意本不在分地而在防俄。英若分地，其勢不順，而隱助

帕米爾爭議迄匪僞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上)

中國以分地，則其事易成。英冀中國得地，稍多支格其間，可隔該俄兵之南下。又慮中國未能速辦，今春乃有坎巨提之役。蓋修築坎路，實以綢繆帕事也。臣前接總理衙門電信，擬以帕米爾作爲三國公共之地，各不侵佔，曾與英外部妥商，許景澄亦以此商之俄外部。兩國之意，皆不甚以爲然，似難勉強允從。惟分地則俄難改前說，英亦不乖本謀。臣前商之外部已飭駐俄英使與俄外部商辦，據稱英俄須各派員赴帕查勘，再行定議。夫前日俄人以欲擴英者，以去英則中國較易商量也。今日中國所以願合英者，以得英則俄人稍有畏懼也。臣聞伊犁定約以來，俄人所自指爲邊界者，已三變其說。每變則益徙而南。今俄又派兵遊帕，據其自告英員欲以朗庫里湖爲界，益與喀什噶爾等城相近。若不妥籌分界，臣恐俄人益肆詭謀，而英人亦漸生異志。事端百出，更費躊躇。今者作爲公地一說，既不能行，惟有由總理衙門設法催俄分界，勿使藉辭推宕，以期與英使在俄商辦之事，適相浹洽，則一勞永逸，當有把握。英雖不肯顯助中國，以結怨於俄，然密通消息，稍持公論，實在意計之中，似亦可乘之機也。⑧

薛使此疏立論見解，較前引總署之疏，強勝百倍。確定帕米爾之東路中路久服中國，一也。知俄人要中國分帕而欲擴英國者，以去英則中國較易商量，二也。若不妥籌分界，則俄人益肆詭謀，英人亦漸生異志，三也。此三者皆如其所料。疏中所透露之惟一事實爲光緒十七（一八九一）年七月間，英曾致我秘密節略，欲中國收轄帕境中間之地，支格其間，隔陔俄兵之南下印度。惜中國未曾善用時機，切實籌謀。前云總署諸臣之顛預，當爲失機重要原因之一。而當秘密節略收到前時，中國在帕境已於四月撤蘇滿之守，阿富汗人入據之，閏六月則轉落俄人之手。英人似窺知中國於帕米爾之終無意圖者，其秘密節略許中國以收轄帕境中間之地，明知中國無此實力，餌我？餌我？愚弄我乎？不得而得知矣。蓋無論俄英，對帕米爾皆存獨吞野心，此不得逞，則冀多分帕地。而兩強相遇，交懼互嫉，深匿佯出，不先輕示，故牽第三者之中國，僞作交涉之虛假對象。蓋俄英俱利用中國爲媒間，相互伺調對方在帕境最終意圖之所在也。故英雖許中國收轄帕境中間之地，俄雖要我共分而擴英，

(13) 八八九

而結果當實行分帕之時，中國終於反為英俄雙方俱揆矣！薛使似曾逆慮英國漸生異志，然其失也，仍在過早信賴英人，以為中國合英則「俄人稍有畏憚」，以為英肯為我「密通消息，稍持公論」，以為「英藉阿富汗遠涉帕境，不在分地，而在防俄」，以為「坎巨提之役，修築坎路，實綢繆帕事。」而不知阿富汗之侵帕為侵中國，亦為英國之侵中國，義當抗議者也。英人坎巨提之役，與綢繆帕米爾事，俱蠶食我邊封，等耳！亦義當密策抵制者也。在帕米爾爭議中，英俄之為賊乎中國，固相同也！

九

界議既起，經兩年餘爭執，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三月英俄私分帕米爾止，中國對俄勘分帕米爾，曾計議及者，共有八線：（參閱附圖三）

(甲) 洪圖黃線西傍線 自克則勒借克達巴罕起，東向接色勒闊爾嶺，順分水脊南折直至推古魯滿蘇達坂 Tigarman Su Dawan. 此線為洪鈞中俄交界全圖（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中所繪中俄黃色界線之傍線。前引光緒十八（一八九一）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籌辦新疆西南邊外情形疏」：「比臣洪鈞奉使主俄，譯成『中俄界圖』……惟照『中俄界圖』南北經度斜線，自烏孜別里一直往南，尙可得帕米爾之少半，……」。蓋欲在黃線以西，擬劃朗庫里與小帕米爾略置於界內，而尙未劃出固定之線位（allocation）者。洪圖原本諸俄圖，黃色界線由俄人就喀城現管之界，或習稱「舊界」所繪。喀城現管之界應為府縣轄治範圍之界，原不足以當國際邊界之意義，而俄人竟含糊移用，故於爭帕之際，堅持以黃線為國界，志在全撥帕米爾境也。④。

(乙) 喀約直南經線 烏孜別里，即克則勒借克達巴罕，依喀約「為中俄兩國地界分竣之處。於是俄國界轉而為西南，中國界轉而為正南」之規定，以克則勒借克達巴罕位置所在座標：東經 73° 48' 與北緯 38° 38' 之經線，即東經 73° 48' 線，一直往南，至薩雷庫里湖止，為中俄之分界，凡界線以東諸帕地，統

歸屬中國。光緒十八（一八九二）年，李鴻章據薛福成所寄圖，謂：「喀約既稱『烏斯別里』（按即烏孜別里）南向係中國地界」，應自認定「南向」二字方合。若無端插入「轉東」二字，所謂謬以千里。况烏斯別里（烏孜別里）為蔥嶺支脈，如順山梁為自然界，以變一直往南之說，不特兩帕盡棄，喀什噶爾頓失屏蔽，葉爾羌、西藏等全撤藩籬。且恐後此藉口於交界本循山脊而行，語更寬混，尤難分割，此固萬難允也。如彼以喀約語太寬混為辭，擬仿照北亞墨利加，英美用經緯度分界之法，以烏斯別里山口之經線為界，北自烏斯別里山口，一直往南，至阿富汗界之薩雷庫里湖為止，方與經線相合。如此則大帕米爾可得大半，小帕米爾全境俱在線內，其簡當精確，更勝於自然界，而與原議之約亦相符合。否則，阿里楚爾山環三面，惟東一面與喀境毗連，界亦自然，何彼竟舍外之山梁，而專用內之山梁，以求多占地界耶！」⑤

(丙) 許圖雲線 自烏孜別里西行，至阿克巴依塔爾山口 (Aq Baratal Dawan 東經 73° 34' 與北緯 38° 34' 處)，再南至帕沙脫卑來烏提 (Pshart Dawan 帕沙脫山口東經 73° 44' 與北緯 38° 17' 處)，南隴阿克蘇河 Aq su (按即穆爾格河布河 Murgh Ab) 過河之點座標約當東經 73° 52' 與北緯 38° 7' 處，亦即喀喇蘇河 Kara Su 流入阿克蘇河之注口處。然後溯喀喇蘇河至尼赤塔什 Neza Tash. Dawan，山口座標當東經 73° 47' 與北緯 37° 52' 處。再東南至喀馬烏雅克 Kamar Utek 之西，再南行，至薩雷庫里 Sar-i-Kol 湖東分水處，約當東經 74° 線交北緯 37° 15' 之北之附近為界。依此線則中國仍可分得朗庫里帕米爾、小帕米爾、塔克敦巴什、帕米爾暨大帕米爾之東半，共三帕半。原出使俄隨員錢恂光緒十八（一八九二）年上「帕米爾分界私儀」之設計。翌年（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總署即據此與俄使開議。⑥。

(丁) 海英中俄兩分線 自烏孜別里西行，經阿克巴依塔爾達巴罕，西向順木子庫里塔克山梁 Muz. Kol Tagh，又西經喀喇布拉克達巴罕 Qara Bulaq Dawan 東經 73° 1' 與北緯 38° 24'

處)，又西南順伊什喀爾罕塔克兀梁 Ishkar Khan Tagh 至薩雷茲庫里湖後，抵庫達喇河 Kudarra 西岸之桑納布 Saunab，即塔什庫爾干峽口 Tagh Qurghan 後大彎陡轉東向逆湖六爾阿烏河 Murgh Ab，阿克蘇河，過伊斯提克(=Istik)，阿克塔什河 Aq Tash 直至此一長流之源塔斯別列特湖，即鄂依庫里 Oi Kol，又名奇喇堡海子與英屬阿富汗之大帕米爾及瓦罕帕米爾交界。此線將朗庫里帕米爾及小帕米爾劃在界內，並保留六爾阿烏河北岸草場即阿爾楚爾帕米爾之一半。

(戊)海英中俄英三分線 同上(丁)線自烏孜別里順山梁線至桑納布峽口大彎陡轉逆流湖六爾阿烏河、阿克蘇河，至阿克塔什後不再溯正源往塔斯別列特湖(鄂依庫里即奇喇堡海子)，而另循阿克塔什河水之源，直至分水處剖分。此線阿克塔什以北不變，與前(丁)線相同。阿克塔什以南之小帕米爾讓去一半予英屬阿富汗。

右(丁)(戊)兩線為府經海英，於光緒十七(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奉巡撫魏光燾檄查勘邊界；十九(一八九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具稟查覆西南邊界及帕米爾全境，並上「勘分帕米爾圖說」中所主張之線。以為中國宜佔東北兩面：中俄兩分，則取六爾阿烏河北之地歸中，佔地雖僅十分之四，受敵却止一面；中英俄三分，佔地恰合三分之一。總之地佔東北，祇與俄議，不必與英謀；若佔西南，尚願與英劃界云云④。

(己)海英再上分帕條議線 自烏孜別里西行，至阿克巴依塔爾達巴罕，循東南流水，即阿克巴伊塔爾河，至六爾阿烏山之東嘴注入阿克蘇河合流處，逆流東上正源至奇喇堡海子。或溯阿克塔什水源所從出處劃分。按此線為光緒十九(一八九三)年三月十五日海英奉到總署電，知俄人堅持以色勒闊兒嶺為界，乃上此條議。此線已將六爾阿烏山迤西迄桑納布峽口(塔什庫爾干峽口)止之六爾阿烏河北岸草場劃出，使阿爾楚爾帕米爾全在線外④。故此一修訂，實即(丁)(戊)兩線之分別讓步線。

(庚)總署改擬線 自烏孜別里循阿克巴伊塔爾河，經沙展(=Sajan)過穆爾格阿布河，即阿克蘇河，由庫那克拜(=Qunak)

帕米爾爭議迄匪僞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上)

Ik Bei) 之西至哈馬烏推克 Kamar Utek，再由沙里塔什 Sari Tash 西南，通伊什提克河，至小帕山北為止。止點可能為布爾格台達巴罕(山口) Burgatai Dawan (東經 74°5' 與北緯 37°18' 處)。按此線較(己)之海英條議線多取阿克蘇河西岸與喀喇蘇河分水之哈馬烏推克與沙里塔什等高嶺，及伊什提克河流域之大部份；其經過哈馬烏推克與沙里塔什等嶺地之一段係以分水脊線為界，不似前(己)線之純以水流為界。光緒十九(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間總署據駐俄英使臣許景澄薛福成等迭報俄英私議分佔帕地，慮對俄交涉「相持過久，英俄合謀，更形棘手，不得不變前說」，遂電許使向俄提此一改議之線，以為讓步④。

(辛)總署循水線 自烏孜別里循阿克巴伊塔爾河，南注阿克蘇河，折向東南溯阿克蘇河，至托塔的密什伯克(Tokhtamish Beg 東經 74°37' 與北緯 37°49' 處)後，折向西南，溯伊什提克河，止於其源喀喇峒庫里湖(Kara Dong Kol 東經 74° 線右與北 37°27' 處)與薩雷庫里湖即維多利亞湖分界。按此線為光緒二十(一八九四)年與俄復議帕界，俄允於色勒闊兒嶺迤西，請中國指實何地相讓。中國仍以自烏孜別里至薩雷庫里為言。俄人不允，總署乃改循水為界，即此線④。據揣可能出諸海英條議，即前之(己)線。但較(己)線多伊什提克河之全流，且西迄接於薩雷庫里湖大帕米爾之邊緣，而將小帕米爾保全至多，可謂(己)線之改進線也。

線上八線：前三線甲、乙、丙為一組，中二之丁、戊為一組，後三之己、庚、辛為一組。第一組之三線，均就喀約條文自烏孜別里轉正南立案。甲線(洪圖黃線西傍線)僅表示一籠統之原則，並無具體線位。乙線(略約直南經度線)雖定出具體線位，而非依地形，實地勘分時，技術上根本無法辦到。惟丙線(許圖墨線)平實合理。第二組之兩線，其立案主旨在分佔帕境之東北兩面，故北面擬佔之六爾阿烏草場，已越過烏孜別里正南線而西，其設想在所有七線中，殊有魄力而大膽。惟面朝順水，河右歸中國，遠迄塞勒子(Sarez 薩雷茲)，瑪爾濟奈 Marjanai，桑納布峽口，形勢驚懸。

如蘇滿之卡仍獲保全，足與之相犄角距張，則中國控盡優勢。惜此時薩雷茲、蘇滿已落入俄方，即使分到峽口，亦不過一孤點，故此第二組之（丁）、（戊）兩線，俱不切實際。第三組之（己）、（庚）、（辛）三線實即第一組（甲）、（乙）、（丙）三線之讓步線，雖稍形蹙縮，但邊界控防，在地形上反較優便。但所有八線有一共同之大缺點，即均不曾作保全蘇滿之設想，遂使二百年前豐功偉烈之戰史遺跡，淪棄界外而不知寶惜。論中國對帕米爾全境，實以阿爾楚爾帕米爾伊西洱庫里之歷史關係最深，何況蘇滿又居全帕西境之門戶，足可維繫南北東西縱橫道路而為之樞紐，先此之失，中國之於帕米爾遂無所作為。

中國於帕米爾，不收之於乾隆兵威極盛之朝，乃竭蹶經營於同光積弱之餘，此所以二百年來，終棄諸於版圖之外也！

+

正當中俄勘分帕米爾交涉，議仍未決之際，而俄人復背中國另與英國私計分帕之舉。

先是，同治八（一八六九）年，正英俄中亞細亞角逐激烈。英值第一次阿富汗戰役後；印度總督梅堯勳爵與阿富汗之舍阿里罕締結庵婆羅條約，以阿為保護國屏障印度之北方。俄則已逐步奪得塔什干，脅中國締結塔爾巴哈臺界約，又襲據薩馬爾罕。為緩和形勢，英俄會商劃分兩國各在中亞細亞之勢力範圍，暫以薩雷庫里湖為臨時界線。湖以南歸英，湖以北歸俄。

同治十一（一八七二）年，英俄兩國會議，約定阿富汗北界，明言：「東自薩雷庫里起」，是為塞南威爾協商。薩雷庫里迤東，猶未定也。

歷同治，迄光緒，帕米爾勘界議起，英人欲中國佔帕境中間之地，使支格其間以隔俄人南下印度，中國不敢，中國無力焉。俄人先商中國共分帕地，向南直到興都庫什嶺，以擠斥英人深進中亞細亞，中國不敢，中國無力焉。阿富汗武力併據什格南，襲據中國之蘇滿卡倫，中國撤守八百里，退至第二重門戶於色勒闊兒嶺東之布倫庫里與蒲犁，示中國根本無力經營色勒闊兒嶺迤西之帕米爾

。然則英俄之有事於帕米爾，又何中國之無力是憚？又何必一再顧問以邀中國之同意？

光緒十九（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駐俄使臣許景澄電總署俄外部言：「英國允讓小帕米爾歸俄。俄之南界如與英議定，則明春即添兵駐在東南兩面劃守，俄國即為定局。」同時英使亦至總署告知：「英俄在倫敦商議帕事，俄自烏孜別里東南，由阿克蘇河，至阿克塔什南抵小帕山嶺北麓為界，大致已定。」^④駐英使臣薛福成電告總署：「英俄劃分帕界，已將小帕米爾劃歸英線。」^⑤是時中國尚與英交涉，請英讓小帕米爾與中國，英有允意，但須俄國覆示同意，其為英人推諉之詞甚明。而中俄間之歧異，議始終不決。俄雖同意英國惟取阿克蘇河界為俄之帕地東限，但對中國則咬定色勒闊兒嶺山梁線不放，欲越河界併嶺西之阿克塔什峪地全據有之，根本不顧喀約「自烏孜別里向南」之成議。中俄之議不決，俄終不覆英；英無俄覆，不讓小帕與中國。中國不允俄人色勒闊兒嶺山梁線為界，則中俄之議永遠不決；如其允許，則俄覆英謂中國退守嶺界，已自動讓俄小帕矣。使中國永遠不可能獲得小帕之地也！故光緒十九、二十（一八九三—一八九四）間，中國對俄，一再「改擬」^⑥「循水」（庚）、（辛），對俄讓步之線，而終不能有成。此中癥結，事後惟新城王樹枏能喻之，言警痛切：

「蓋俄所甚者英，始而謂英無分地，不得與議。然什格南屬阿富汗，而阿富汗屬英，俄終不能屏英於局外。且我與烏孜別里之南分界，不問俄則可，不問英則不可。况阿王明言什格南已屬阿，阿爾楚爾帕米爾又明明什格南，瓦罕地。我捨英阿而專與俄分界，宜其不得要領也。」^⑦

光緒二十一（一八九五）年三月，英俄兩國，各遣委員勘定帕米爾地界，互定條約，疆域始定。俄國駐英使臣照覆英外部大臣會議勘界文：

「本大臣茲准貴大臣來文內附兩國會議劃分掉淖庫里湖（按即薩雷庫里）迤東一帶界約一紙。查兩國會議勘分界址一節，既經本國允行，本大臣合將界約四款，錄呈貴爵大臣覽核施行：一、英俄兩國會議，薩雷庫里（一名維克多利亞）湖迤東兩國

交界，應行勘定。卽自是湖東行，至相對此湖稍南山嶺；順此嶺至別疊爾Betel及烏爾他別爾Jita Bel等山口；再順此山嶺東行，至與阿克蘇河接連之克則勒拉巴特山口 Kizil Ribat-Dawan。再順山嶺東行，至與薩雷庫里湖相對處，東行至中國交界爲止。如查克則勒拉巴特山在相對薩雷庫里湖偏北地方，自應在於此山偏南附近阿克蘇河地方另勘最近最便處所分定，仍東行直抵中國交界爲止。（中略）一、兩國勘界官員，其勘分界址至附近中國交界一帶，應將勘界一切事宜，隨時聲明，彼此會商。緣英俄兩國界址，既與中國屬境毗連，自應與中國會商酌定。（下略）⑤一（參閱附圖三）

即小帕米爾，西連大帕米爾，西北趨阿爾楚爾帕米爾均有路可通。控制此地，等於控制通往上述各地交通之樞紐，俄國自不欲輕易讓出。照約文規定自薩雷庫里湖一直正東向劃一橫線，若此地位於橫線之北，則英國須讓此地給俄，而在其南方另截阿克蘇河上源之一處劃線爲界。事實上，勘劃後，此地果屬俄國。於是英俄界線，今在地圖上所現者起點自薩雷庫里湖，沿線要點如下表：

薩雷庫里湖卡Sar-i-Kol Post 東經73°47' 北緯37°27' 南行
康爾德峯Concord Peak 東經73°46' 北緯37°20' 南行東折
布爾格台達巴罕 Burgatai Dawan 東經74°5' 北緯37°18' 東北折
安迭敏達巴罕 Andamin Dawan 東經74°14' 北緯37°23' 北行東折

（註）安迭敏達巴罕一名沙哈達巴，又名庫伊里克達坂。

遮曼舒喇達巴罕 Jaman Shura Dawan 東經74°25' 北緯37°23' 東行過克則拉巴特之南，東南折

波瓦洛什維科夫斯基峯 Peak Povalo Shveikovski 東經74°52' 北緯37°17'

全線長約一百五六十公里，較原議線位略偏在南，故英方收穫不及俄人。薩雷庫里湖迤東之大帕米爾，小帕米爾除鄂依庫里源頭一段水流外，所有其餘阿克蘇河流域包括阿克塔什平地，坐讓俄人攫獲以去！足見英人前之許讓給中國小帕米爾者，全係虛謬。而中國自此無力從俄國索討小帕米爾，則異常明顯。

至此線終點之波瓦洛什維科夫斯基峯，又名克克拉去考勒峯，位在小帕米爾之阿克蘇河與塔敦巴什帕米爾之卡拉庫爾蘇河Qara Chukur Su 之分水線上，亦在色勒闊兒嶺縱脊南端之西向折尾線上，過此則屬中國之塔敦巴什帕米爾。英俄分帕約文中所云「東行直抵中國交界止」，「界線劃向克則勒拉巴特直東，遠走至中國地界止」者，仍止於色勒闊兒嶺脊分水線上。故無論英俄，從地形上劃界勢必劃至此嶺以界中國，其用心、目的、手段，均無不同也。

自此，雖然中國在法律上迄無明文承認，而色勒闊兒嶺之爲中國西界帕米爾，迄今七十年嘿無一語，事實上「時效」Prescription 使之確定矣！

「俄英派員會議劃分帕米爾交界，擬從薩雷庫里湖（卽維多利雅，或譯作掉庫里）迤東一帶勘分，議立章程四款，開列於後：一、俄英擬從薩雷庫里湖迤東劃分界線，應順山嶺偏南向東，過笨迭爾（按卽別疊爾）至烏爾他別爾，與此湖對直劃線，如前面曠地在湖之東北，則界線劃向克則勒拉巴特直東，遠走至中國地界止。如克則勒拉巴特方向在湖之偏北，則界線應劃在附近阿克蘇河一帶。該處地廣，再由此轉南續劃可也。（中略）一、俄英界隣中國，如遇中國地界，須順便將道里界址，查認明晰，以便日後會商中國查勘。（下略）⑤一」

新疆巡撫陶模咨總理衙門：

「據喀什噶爾道黃光達具報英俄派員查勘帕米爾地界，當經飭令查明分界與喀什噶爾邊界有無妨礙。茲據該道節錄俄國駐英使臣照會英國大臣章程四條，翻譯漢文申賚前來。查閱照會，英俄分界議由薩雷庫里湖經烏爾他別爾，克則勒拉巴特至阿克蘇河地方東行，直抵中國交界爲止。其與中國屬境毗連，仍與中國會商酌定等語。⑤一（下略）」

觀上引各文，英俄此次劃分帕米爾地界要點可知全在克則勒拉巴特。其地座標約當東經74°43' 與北緯37°27' 處，爲阿克塔什平地之南端，來自阿克蘇河正源鄂依庫里之水至此折而北流，爲該河上游之良好空曠牧場。東去蒲犁，東南去塔敦巴什帕米爾，南與西南

最近之日俄關係

蘇俄現正進行着偏重於利誘的笑臉外交攻勢，為了解決日俄間重要懸案，也可能擺出種種友好的姿態，以製造親善氣氛。也許這種姿態，針對日本之喜圖近利，可以暫時緩和和日本對俄的警戒心，但距消除雙方基本的敵視對立心理狀態與成見，還是有非常遙遠的路程。

張棟材

一 前言

日俄間雖於一九五六年秋以發表兩國復交聯合宣言，先行恢復邦交，互派使節，並逐年擴展貿易，但迄今時逾七載却仍未能訂立正式和約，故就純技術上來講，雙方實尚處於交戰狀態地位。這是日俄間關係的一個奇特情況；也是日本居於一員的自由世界對以俄為首的共產集團進行冷戰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在此一局勢下，日俄間有形無形的敵視和對立，是經常存在並斷續表面化的，它形成了雙方都互相警戒而難以打開的僵局。

蘇俄對日本有一套公式化的主觀論斷，那就是認為戰後日本只是美國佔領中的附庸，一切均受制於美國而不能獨立自主。例如在其新刊之小百科全書中，關於日本事項，即作下列之註釋：

「大日本帝國已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滅亡。戰後經美軍佔領了的日本，固亦有若干民主的改革，惟在美國利用其為遠東主要反共基地之支援下，仍為反動勢力所支配。一九五一年九月間單獨媾和後，日本在形式上似已恢復其國家主權，但日美安保條約則使其依然置身於美國的半佔領狀態。急速取得復興並發展的日本經濟，亦係由託庇於依存美國獨佔資本所使然」。

這是最足以代表蘇俄對日本的一種標準的看法和說法，所以凡遇有涉及日俄間問題發生時，都可見到蘇俄方面以此為依據的發言

。如黑魯曉夫即曾多次地宣稱：「日本在身受着和美國的不平等軍事條約的束縛」；「日本還沒有具備能以解決與俄締結和約的自主力」。

其次，再看今天日本朝野對蘇俄的觀感：大致可以說是絕大多數的日本人，首先在心理上已有了定型，將蘇俄視為一大威脅的潛在敵人。其造成日人此種心理的主要原因，厥為在第二次大戰中，俄初以北洋漁業及庫頁島石油開採權為餌，誘使日本與其簽訂中立條約以助長日之南進，其後在美以原子彈投擲廣島長崎迫日投降，戰爭行將結束之際，俄則乘人之危突然破壞日俄中立條約而對日宣戰，且立即攫取了包括奪去日本領土在內的戰勝國之果實，此為日人所最感不齒蘇俄所為的深仇大恨。關乎此點，日人公開發出對俄指責之論述甚多，其較顯著反映日朝野內心之仇俄意識者，可舉下列二事參證：

(一) 當米高揚於一九六一年八月間初次訪日時，曾以黑魯曉夫書翰面交池田首相，該書翰照例列有俄以安保條約、軍事基地等口實抨擊日本之公式化字句，日政府認其為干涉內政，乃立即加以還擊，向米高揚面斥俄當年破壞日俄中立條約之背信行為。

(二) 日財團法人中央調查社自一九六〇年夏以迄本年六月為止，曾從事每月一次已達四十九次之民意測驗，在其固定之測驗問題中有一項是：「試就所喜愛之國家與厭惡之國家，各列舉三國」。

四年來每次統計的結果，蘇俄一直都是佔爲日人厭惡國家中的第一位。

此外，如美駐日大使芮孝艾，爲一亞洲問題專家，其在日交遊遍及於各階層人士，對日本民族性格具有深刻之瞭解，渠於去年七月間在美參院論及日俄關係時亦發表其意見稱：「日本之以俄爲敵，係與約一百五十年前之傳統以俱。俄在第二次大戰末期徒以利用美國之勝利而對日宣戰，實予日人以最惡劣之印象。」芮氏所言，是以局外人作客觀透視的判斷，與上述二事加以對照，則是符合事實的持平之論。

諸如以上所述有關日俄雙方互相敵意觀察對方的心理狀態以及含有感情作用的既有成見，都有左右日俄關係的影響力，雖然當前日俄雙方在世局變化的利害權衡下，如面對美俄趨向妥協；匪俄衝突逐見尖銳化等情勢，它們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想致力於沖淡以至扭轉該種心理狀態與成見的傾向。

二 日俄關係與匪俄衝突

戰後，蘇俄因未能插足佔領日本本土而對美極度嫉恨，乃以日爲進行反美之一大據點，其除扶植日本共產黨及左派親俄社團組織用以分化擾亂日本內部外，在對日威脅恫嚇政策上，則處處牽拉共匪採用同一行動，藉地理條件之優勢以增強對日聲威。其著者如：○一九五〇年二月，俄與匪簽訂了同於軍事同盟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日本爲假想敵，激勵日共製造武裝暴力革命形勢；○一九五二年七月，俄導演「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柏林舉行特別會議，其目的爲通過一項決議稱：「爲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化，並堅決主張外國軍隊自日本撤退，特定於本年秋在北京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使共匪據以召開該會議，發表「關於日本問題」聲明，事實上爲蘇俄之對日企圖作擴大宣傳；○一九五四年九月末，黑魯曉夫偕布爾加寧至北平訪問，與共匪發表了八項聯合公報，其中一項即專作對日之共同態度宣言，提出建交勒索；○一九五八年五月，黑魯曉夫發表對日本「總評」所提質詢之答覆稱：「日本如不作

最近之日俄關係

外國軍事基地，即可不受核子武器之攻擊」。當時正值日匪間第四

次貿易協定破裂，雙方斷絕一切關係，俄爲配合支援共匪，對日會多次提出強硬照會，要求日本採取中立政策。及八月間台海砲戰發生，俄更會一再以誣日助美「侵略」共匪之照會提交日政府稱：「此舉有捲入戰爭危險，將招致嚴重後果」；○一九五九年一月，黑魯曉夫在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中提出在遠東太平洋地區包括日本在內，設置非核子武裝和平地區之建議，三月間復由共匪與日共訪問俄、匪之代表團簽署聯合聲明加以響應稱：「爲實現這些主張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一九六〇年一月，日美新安保條約簽訂前後，俄特強大軍事背景，屢次揚言日本將遭受致命之報復打擊，另一方面則喉使共匪發動滲入日本之親匪社團組織，大力推行反日美安新約之大規模羣衆運動……等皆係藉顯示俄匪一體來加重對日壓力。

在這一段長期間內，俄之對日恫嚇姿態，因有共匪的追隨呼應，雖並未能迫使日本屈服，亦未能離間日美間之合作關係，但對日本內部的煽動力却相當巨大，而發生了困擾日本的作用。日本自身首先形成了所謂「兩個日本」的精神分裂，其在一般知識份子中間及部份輿論上盛行着一種將俄、匪視爲和平勢力；而將美國視爲戰爭勢力，日本只是一名從卒的時事分析論法，廣植了反美運動的種苗。

不過，日本的地位隨匪俄關係之變化而在匪俄心目中起了變化，日本所受的該項困擾也隨之逐漸減低。以往俄、匪爲共同推進反美運動而將日本置於敵對者之列，但自一九六二年以降，由於匪俄衝突愈演愈烈的結果，則又互以日本爲籠絡爭取以冀受己利用的對象了。蘇俄的願望不時表露出的是使日本能在反美上適應它的運用；亦能在制匪中配合它的需要。蘇俄首先採取的行動，是在對日政策上改變戰術，從恫嚇轉向爲偏重於利誘的笑臉外交，其有關此方面的部署，第一步便是更動駐日大使，以米高揚系之貿易專家維諾格拉多夫接替過去以文化滲透工作爲重點之費德林柯。

按維諾格拉多夫畢業於貿易學院，年僅四十一歲，在經歷上與日本無緣，其職位亦只是對外貿易部西歐局局長，並不屬於大員或遠東問題專家之流。其被任命此職之致力目標，自係着眼于發展對日貿易。而且這項部署，也很顯然是出自米高揚的策動，因米高揚

於一九六一年八月訪問日本後，對日本的工業水準獲得實地考察的新認識，他已動念到借重日本的工業力以實現俄開發西伯利亞計劃的構想，認爲此一誘餌是可能使日本上鉤的。

從俄駐日新大使到任後，蘇俄爲培植維諾格拉多夫在日本人的良好印象，已一連串地以採納該大使建議的方式陸續做出了若干出乎日人意料之外的偽裝友好行動，如在過去一向是爲對日政治勒索工具的一年一度的漁業談判，短期內即以順利解決；且更簽訂了昆布協定，並全部釋放被扣留之日漁民，以博取日國民之好感。關於擴大日俄間貿易問題，這是維諾格拉多夫所負的最大任務，在其到任後亦已先後有日財經界鉅子河合良成等訪俄與俄對外貿易部長勃特里契夫之訪日，蘇俄所用的手法是步步誘日深入，當前則已掀起了日本朝野躍躍欲試的興趣。因之，蘇俄認爲它在籠絡爭取日本的策略上更具信心，米高揚於本年五月中旬作第二度訪日之行，就是基於這種觀念爲加強利誘日本工作而來，所以當他將黑魯曉夫書翰面交池田首相的同時，也提出了俄方的三億五千萬美元訂單。

三 米高揚訪日與日俄間懸案

米高揚爲了要增強俄對日利誘謀略攻勢的演出效果，在這一天的訪日之行中，曾推出若干戲劇化的動作：如於臨行前始突然宣佈其以俄最高蘇維埃代表團團長身份訪日，以引起日國內及國際間的注目與揣測；並攜黑魯曉夫致池田書翰以強調此行之重大意義，皆出於事前的有計劃安排。黑魯曉夫書翰之主要內容爲：○俄願與日共同願請即日停止地下核試；○鼓勵日本提出有關加強遠東和平及安全保障之建議；○俄極願與日締結和平條約及擴大貿易與文化交流；○期待池田能赴俄作正式訪問或休假訪問……諸點。從該書翰中所用之讚譽日本語句，如將日本視爲與俄對等之國家謂：「蘇聯與日本同爲高度發達之國家，亞洲之大國，復屬近在咫尺之鄰邦……」，更可看出俄在對日利誘謀略攻勢中，黑魯曉夫正仿效史達林的故技行事。當年史達林於簽訂日俄中立條約時，即曾兩次擁抱日外相松岡洋右伴稱：「我們同是亞洲人。」（見本年八月號日

「中央公論」雜誌載岡村二一所撰「世紀之證言」一文）。如今黑魯曉夫亦在試圖重彈此調以求滿足日本的大國意識虛榮感，來套取某種收穫。

但是，從日本朝野對黑魯曉夫書翰以及「紅色推銷員」米高揚兩週訪日活動的反應來判斷，黑魯曉夫要想有所收穫，則並非易事。第一、日人對俄之恫嚇與抨擊，記憶猶新，俄方之露骨偽裝友好姿態，並不能換取日人之信賴；第二是蘇俄的利誘，吝於實際出手，含有欺詐性，啓日人疑心。

米高揚在滯日期間曾與池田首相、大平外相就日俄間懸案舉行會談，其不能達成任何進展的障礙，事實上都是由於俄方之貪婪與苛求所造成的。當前日俄間的最大懸案爲下列三項：

一、和約與領土問題之爭執：日俄間能否解決爲齒舞、色丹兩島何時歸還及國後、擇捉兩島歸屬問題之領土爭執，實爲決定雙方能否締結和約的主要關鍵。照現在的情形看，雙方都各持己見，毫無互讓可能。黑魯曉夫雖在此次致池田書翰中表示願與日締結和約，但對領土問題則並未觸及。米高揚於此次與池田會談時，亦仍以蘇俄的老套說法敷衍，謂「已基於諸國際協定早予解決」。其實，蘇俄的此種逃避式說辭，乃是最不能說服日人而只能加深日人對俄敵意的強辯。

日本朝野一致認爲蘇俄不但應尊重日俄聯合宣言與國際信義，履行諾言不附任何條件地歸還齒舞、色丹，並亦應由日收回原即屬日固有領土之國後、擇捉兩島。而蘇俄對前者在日、美締安保新約時曾聲言除非日廢除該約，否則即不歸還該兩島予日；對後者則根本不承認其爲日本之固有領土。可見雙方的立場距離過大，實難達成協議。領土問題之爭執既無望消除，締結和約自更屬渺茫。

二、簽訂航空協定之癥結：東京莫斯科間空中通航問題，亦係日俄復交後拖延未決的一項懸案。在日本方面雖屢次要求蘇俄同意通航，蘇俄却始終以西伯利亞上空不能開放爲辭，作爲拒絕日航機逕飛莫斯科的牽強理由。現日本爲竭謀在東京舉行世運會前實現其縮短亞、歐空中航路計劃起見，特別提出一項向俄讓步的折衷方案爲：○由「日本航空公司」於蘇俄境內改以租用之俄機並由雇用之

俄人飛行員駕駛飛入莫斯科；○該租用之俄機須塗以日本國旗及「日航」標幟。蘇俄對日方此一方案更作了一番苛酷的修正爲：○該段航線須由「日航」及「俄國營航空」兩公司共同經營，所租用之俄機機內人員除空中小姐可由日籍充任外，舉凡機長、飛行員、機械士、通訊員均須由俄人充任；○該租用之俄機須塗以日俄雙方國旗及航空公司標幟；○本項航空協定僅係暫時性質，爲期一年。

當米高揚訪日期間，關於此項交涉，包括米高揚與池田、大平的三次會談在內，一共作了七次商談，因俄方對日方要求今後於開放西伯亞上空時允日航機巡飛莫斯科一事亦迄不願提出保證，結果仍然是懸而不決的懸案。日本原冀米高揚於此行中，最低限度要解決此一懸案，却未料俄方竟如此不肯遷就和刁難，故在失望之餘，也更加深體會到這一懸案並不單是日、俄的問題，它的癥結還是和前面所指出蘇俄對日的公式化主觀論斷有關，蘇俄所着眼的是日本背後的美國。

三、擴大貿易的難題：米高揚在日會以擬購日各種成套設備之訂單及開發西伯利亞五年計劃、化學工業振興七年計劃等爲遊說擴大日俄貿易之根據，此舉對日財經界確不失爲一大誘力，如原在對俄貿易上採取由替身代行之財閥三井、三菱、住友等系廠商，亦與米高揚直接晤談，表示彼等已不再避嫌而將公開從事對俄貿易，卽其一例。

惟米高揚亦同時提出他對日本的若干要求，而這些要求如○長期性分期付款，米高揚希望日未能和英、義、法等國同樣將期限延長爲十至十五年；○以日本技術及設備投入開發西伯利亞計劃，將來由產品折付價款，則都是日本視爲不堪負擔的難題。這正如池田首相於六月二日在衆院預算委員會中，對社會黨議員指責其在對俄貿易上持消極態度時所作的答覆：「日本的資金有限，應保持慎重考慮。」○擴大貿易須在現金支付下行之，蘇俄之分期付款則只能使其止於某種限度。」

米高揚尚提出締結以五年爲期之長期貿易協定；日本應由俄購入石油、木材、鋁等物資；以及設置共同貿易組織，定期召開會議等要求，這其中更包藏着政治性的意圖，在蘇俄並不能慷慨地投下

對日利誘的大本錢，却又慳吝成性而斤斤計較成果的情況下，米高揚所設計的政治意圖，類似挑撥日與自由世界、美國之對立等，則極易爲日人所揭穿，反是阻遏日俄發展貿易的羈絆。

四 從日本所表態度看日俄關係

當前日俄間最難打開僵局的是環繞於領土問題的爭論，雙方已屢以聲明、照會、書翰等方式展開互相駁斥的外交文書戰。日本朝野對此問題所表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它的理由是日本雖在舊金山和約中聲明放棄千島的權利，但並未放棄屬於北海道一部份之齒舞、色丹兩島，以及原爲日本固有領土之國後、擇捉等南千島。池田首相於接獲此次米高揚攜來之黑魯曉夫書翰後，在其於五月二十六日之覆書中亦依然強調只有俄歸還日固有領土，始能論及締結和約。池田於此次覆書時因黑魯曉夫在書翰中所表示的語氣相當謙和，所以在字句上也比較溫穩。但在前此之二月七日，於答覆黑魯曉夫建議製訂不以武力解決領土糾紛之協定的覆書中，則對俄有極嚴厲的譏評，池田會稱：「我認爲對一個國家只爲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動輒以武力向他國施行威脅或實地行使武力的行爲，必須斷然予以制裁；對圖謀他國內亂而施以各種煽動工作與暗供武器的間接侵略行爲，亦同應予以根絕」。

在米高揚訪日期間，因米對該領土問題仍以俄方之公式化術語作答而無視日方意見，日本輿論界會對俄提出下述之強烈責難：○俄爲地大物博之大國，何以竟對地狹人衆之日本固有領土作非法佔領？○俄如不就此一問題作誠意之具體表現，將何從促進締結和約與睦鄰外交？○黑魯曉夫所提不以武力解決領土糾紛之建議，是否意在變相主張承認非法佔領之既成事實？（見本年五月份東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報社論。）

日本朝野在處理這項「領土問題」的立場上，更有其嚴正不苟的一面。日本固持有一八五五年之日俄修好條約、一八七五年之日俄交換千島庫頁條約、一九五六年之松本與葛羅米柯往返書翰等有利於日本的歷史論據證件，故能使其自覺理直氣壯，敢於與蘇對陣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曾於一九六一年末發表過支持日本的聲明；最近則又有共匪由毛匪澤東於七月十日接見訪匪之日社會黨代表團佐佐木更三時宣稱：「蘇聯取得的領土太多，贊成蘇俄將『千島』歸還日本」。日本對以上兩個支持日本主張的表示，則有極冷靜理智的分析，這以七月十六日的「朝日新聞」社論，最可表明日本朝野的嚴正態度，該社論稱日本對俄之領土要求，係基於獨自之和平要求，不受任何國家從中煽動而有所衝動。故當美國表示支持日本時，即曾力求不使此領土問題被充作美對俄冷戰戰略之一環。該社論對毛匪此次之發言，首先提出反問稱：「中共在與蘇俄親密時期却只痛罵日本為『報復主義者』，對日本的領土要求未曾有過絲毫的同情表示」。故對毛匪發言的詭計，便毫不留餘地的予以拆穿稱：「中共現在全世界所推進的是反美反俄政策，因而就要利用日本的對俄領土要求作為反俄政策的一着棋。我們絕不可被拖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俄戰線。」

米高揚此次攜有以西伯利亞開發計劃為背景的擴大日俄貿易宣傳大綱進入日本，對日施行利誘謀略，日本內部固然有一部份人未免見利心動，但亦仍能保持慎重的靜觀態度。日外務省曾指出蘇俄在此項對日謀略上的弱點稱：

(一)俄圖以西伯利亞與日本在地理上的接近來誘致日工商界的幻覺，但蘇俄所稱之西伯利亞開發，事實上却是以貝加爾湖以西至烏拉爾山脈的中間地帶為重點。

(二)在另一方面，俄以此向日宣傳亦為自相矛盾之談。因黑魯曉夫於一九六二年末改組黨政機構時即宣稱將西伯利亞開發計劃推至後日，而將開發重點移至中央亞細亞。

池田首相在日國會中亦對此於答詢中稱：「西伯利亞之開發並不若一般所想像者，其與日本有關之東部殊少進展。」這些都等於暗示蘇俄所玩弄的玄虛已被識破。故當米高揚離日時，他曾一再強調西伯利亞開發的新五年計劃尚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審議之中，將於一九六六年開始，一俟該計劃完成，便派遣專家來日商談擴大貿易事宜。米高揚所稱日俄貿易在「最近將來，可達往復十億美元

」之言，一時尚難於取信日人。池田首相於五月廿六日致黑魯曉夫覆書中，亦曾指出為確保遠東的永久和平與安全，以加強彼此間之「互信」為最重要。池田

即言確是足以反映日本對蘇俄不能信賴的普遍心理，因為蘇俄的言行不一致的背信行為已使日本人得到太多的教訓。米高揚此次在日雖未如上次訪日一樣地大肆責難日美合作關係，但亦並未冰釋日本的疑慮。日本政府首腦對俄之觀感仍謂：「俄方並未改變其基本態度，如對其懷柔政策採取直覺與樂觀態度，即墜入共產主義者之陷阱。」（見五月廿七日東京「每日新聞」）

再就「航空協定」一事而言，日本也提出了要蘇俄建立信用的問題，觸到蘇俄的痛處。讀賣新聞（五月廿一日新論）曾撰社論稱：「蘇俄如果不從大局着想，為其所宣傳的和平共存立一範例，在此一些微問題上都沒有讓步雅量的話，便決不能獲致日本的信任。」

五 結語

蘇俄對日本現正進行偏重於利誘的笑臉外交攻勢，已見上述。因為這是在匪俄衝突下所催生的一種行動，並非由於本意，故只能出以偽裝的表演，其有無效果端賴演技之高低而定。日俄之間在過去曾多次較量爾虞我詐的外交，日本今天固然不信任蘇俄，但蘇俄也同樣不敢信任日本。蘇俄在第二次大戰末期不顧中立條約而對日宣戰，自然是違反國際道義行為；可是松岡洋右在啟程赴俄訂約時便私向日記者說明他的動機是要猴戲（見上述日「中央公論」雜誌所載岡村二一文），由此可知在以權術為中心的外交中，最後結果就是互為達成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演技競賽。

蘇俄現對日尚存有濃重的自命為戰勝國的優越感，這也是它在與日諸項懸案中不肯輕予讓步的一項主因。但在匪俄互以日本為爭取對象的鬥爭形勢下，却又必須向日本作偽裝友好的具體表現，因此，今後蘇俄在日俄間重要懸案上可能擺出下列姿態：以○以先行允諾歸還齒舞、色丹兩島換取和約談判；◎締結暫時性航空協定，試辦各以邊境地方都市為起訖點的航空線路；◎重開商談文化協定交涉，照日本之原方案簽訂；◎藉禁運放寬時機向日發注大量訂單，並積極發展沿岸貿易；◎等製造日俄親善氣氛。

也許蘇俄的這種姿態，針對日本之喜圖近利，可以暫時緩和日本的警戒心，但距消除雙方基本的敵視對立的心理狀態與成見，還有非常遙遠的路程。



米高揚的亞洲之行

呂律

壹

最近兩個月以來，黑魯曉夫和米高揚似乎在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搞着一項對外的夏季攻勢。黑魯曉夫於五月九日飛往阿聯訪問了十六天，米高揚跟上來就於五月十三日飛往日本訪問十四天。黑魯曉夫又於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五日期間出發訪問北歐的丹麥、瑞典、挪威，米高揚則在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五日期間再到東南亞訪問印尼等國。

關於這個夏季攻勢中黑魯曉夫的活動情形，除由本人在本刊第三卷第九期以「黑魯曉夫訪問阿聯的重大經濟意義」為題提出一個初步的分析報告，又關素質先生正在「黑魯曉夫訪問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研究，為關心此一攻勢的人士提供一些基本分析外，特再就米高揚訪問亞洲的活動作一總結。

前面我們說過，米高揚從五月十三日起至七月六日止，在不到兩月中間，他率領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亞洲兩次：第一次，從五月十三日到廿七日在日本訪問十四天；第二次，從六月十九日到七月六日，也訪問十四天，被他訪問的國家有印度、印尼、緬甸和阿富汗。

我們知道，米高揚雖然訪問了五個國家，但正式被訪問的，祇有日本印尼二國，其他不過順道訪問而已。在日本與印尼的訪問中，分量最重的，當然是日本，今後能在政治、外交和經濟上發生某些影響的，也祇有日本一行有此可能。但是，米高揚的印尼之行也不能加以低估，他在印尼訪問了十一天，祇從時間上着眼，這一次

訪問的內容足見也并不簡單。

貳

關於米高揚訪問日本的企圖和任務問題，國際間，特別是日本方面的觀感，是形形色色的：

米高揚要率領一個代表團到日本訪問的消息最初傳到日本時，使日本外務省感到驚愕，蘇俄政府為什麼選派米高揚這種地位的人率領國會訪問團，日外務省一時毫無一點概念。

日本一般社會人士認為，米高揚率一個代表團訪日，是由於共匪最近積極以貿易利誘日本商人，以博取日本商人（尤其左派商人）對共匪的好感，米高揚是蘇俄對外貿易的最高負責人，他到日本是進行遊說或採取向日本採購物資的同樣方式拉攏日人，自然是一個最適當的人物。

一般揣測，米高揚此次以蘇俄國會代表團團長身份到日本作親善訪問，表面上雖無任何特殊的目的，但米高揚是一個有名的推銷商人，在他的皮包中，除了一套理論的樣品以外，一定還準備一些禮物，同時也一定會滿載而歸，帶着一大批禮物回去。

除上述日本方面及國際間所作的反應外，可供我們參考的，還有兩點：一、黑魯曉夫託米高揚帶交池田首相一封信件，這封信裏提出三個問題，即：①關於包括地下核子試驗在內的全面停止核子試驗問題，②關於遠東安全問題，③關於日蘇和約問題。二、米高揚五月十五日向日首相池田勇人表示：蘇俄願意與日本進一步詳細討論有關促進兩國貿易及開闢一條日俄之間的航空線問題。

從上面所述黑魯曉夫給池田的信看來，很容易使人誤解米高揚

此次訪問日本的主要任務是促成日蘇和約，但是從他在日期間的活動加以研究，就立即可以發現醉翁之意不在酒。

五月十八日下午，米高揚與關西實業界代表進行懇談，又到大阪去籠絡一些最固執的日本商人，在大阪的國際飯店與日本商界領袖們舉行會談。同一天該團的副團長那爾久柯一行在榨荒市和水產界代表進行懇談，商討漁業問題，并參觀奶製品工廠及造船廠。

五月十九日，米高揚會出席大阪府大阪市與實業界聯合舉行的晚餐會，出席晚餐會的日本實業界代表共一百餘人。同一天會訪問神戶市的神戶製鋼所，他在同這家公司的人負責人洽商的時候說，蘇俄以往沒有導入外國的優秀技術是錯誤的，今後要進口優秀的日本技術，希望日本提供優秀的人才和技術幫助蘇俄開發資源。

五月二十日，米高揚一行會考察日本著名的三菱造船廠。五月廿三至廿五日米高揚與日本各界接觸頻繁，先後會晤通產大臣福田一、農林大臣赤誠忠德、運輸大臣綴部健太郎及財經界人士。五月廿四至廿五日，曾分別與住友、三井、三菱舊財閥系統企業集團的代表及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工商聯合會、日本貿易協會三個團體的幹部舉行會談，向日本財經界表示積極的態度，如：

二十四日，在東京與住友、三井、三菱三個舊財閥的首腦分別作了懇談。在會談時，日本方面有鋼鐵、造船、機械、化學、銀行、貿易等主要人員參加。米高揚表示：從後年（一九六六）起，爲了實現蘇俄的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和西伯利亞開發計劃，將從日本購買有關化學工業的成套設備等等。上述各財閥對此表示願意出口化學機械成套設備、鋼鐵製品等的意思。又米高揚要求放寬分期付款的條件時說：在五、六年之中，蘇俄的外匯還不富裕，所以關於成套設備，希望能像歐洲各國一樣，訂爲十年到十五年的延期付款。此外，據報導：米高揚又與日本各工業株式會社領導人會談，以促進兩國貿易；米高揚及其駐日商務代表團團長庫巴諾夫與住友財團的十一家主要商行會談一小時半，下午與另外兩大財團——三井與三菱——會談。

二十五日，米高揚在東京赤阪大倉飯店和日本實業界代表舉行約達三小時的會談，這項會談由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

和日本貿易協會等實業界三個團體主持。出席懇談會的，蘇俄方面爲米高揚等十七人，日本方面爲日本工商會議所會長足立正等三十餘人。在懇談會上，日本首先向米高揚提議：（一）希望在日蘇兩國之間設置能定期舉行懇談的機關；（二）日本對蘇俄開發西伯利亞的計劃表示深切的關心，并希望以這項計劃爲中心商討擴大兩國貿易問題；（三）日蘇貿易計劃方法，主要以各項商品範圍取得均衡爲原則，所以不要求其發展，希望蘇俄方面有鑒於此，應進行將易貨貿易方式改爲綜合貿易方式。

叁

從米高揚的活動上可以斷言，他這一次率團到日本訪問，主要的企圖並不是爲了日蘇和約，像這樣一件大事，絕不是事先一點動靜沒有突然由一個國會訪問團承乏得了的，黑魯曉夫和米高揚都很清楚，在先決條件沒有解決之前，進行日蘇和約的談判是徒勞無功的；同時，也不是爲了包括地下禁試在內的全面核子禁試問題，關於這一點，誰都清楚，在目前已成人們聽厭了的一支高調；他到日本訪問的主要企圖，是爲了開關日蘇之間更廣闊的貿易遠景，洽購日本的進步技術，使蘇俄在下一個新五年計劃有可能從事西伯利亞的開發工作，實現化學化的野心計劃，其次，洽談日蘇之間的航空線問題。

米高揚五月十五日與池田勇人會談時，曾提出一件照會，表示蘇俄將擴大與日本的貿易。這個照會是由蘇俄對外貿易部長巴多利基夫具名的。照會表示，蘇俄計劃向日本進口三億五千萬美元的船隻與成套的工廠設備等等，至於付款的方法，希望日本放寬分期付款條件，以及利用進口成套工廠設備所生產的產品來支付價款。照會中并建議簽訂一九六六年以後的新五年貿易協定。

米高揚與池田首相會談時，曾手交蘇俄對外貿易部總額三億五千萬美元的購買日貨計劃書，這份計劃書的具體內容，就是日本通商產業部通過蘇俄駐日通商代表部所收到的蘇俄準備向日本訂購化學工業設備的一覽表。這個一覽表裏共包括十七個項目，其中除製造、防止橡膠老化藥劑等設備與維尼龍纖維設備，已經包括在今年二月簽訂的本年度日蘇貿易協定之內外，其他十五個項目都是新提出

的，從這裏可以使我们知道蘇俄的化學工業發展的重點及其當前的缺點何在。一覽表關於纖維方面的，有年產九千噸的短龍維尼龍成套設備，年產三千六百噸的長龍維尼龍成套設備，以及年產五千噸的製造人造皮、針織品等所用的纖維的成套設備。關於肥料方面的，有日產一千二百噸的合成銨成套設備，年產一百四十萬噸的過磷酸鈣成套設備，年產三十六萬噸的尿素成套設備和年產三十萬噸的合成肥料成套設備。關於紙漿方面的，有年產二十五萬噸的紙漿成套設備，年產二十萬噸的人造紙漿的成套設備。此外，還有膠片製造廠等等。

日本經濟界對於蘇俄的訂貨，認為在國際競爭上日本爲了增加進口，從共產國家裏尋求新市場是有必要的，首先對於開發西伯利亞的目標擴大日蘇貿易，表示很感興趣。但是，米高揚的提議及蘇俄交給日本的訂貨一覽表，經過日本政府研究以後，認爲日本不能接受的，首先是延期付款的方式問題，其次是新的貿易協定問題。

關於延期付款的方式問題，池田勇人首相六月二日在衆議院預算委員會中說，他已婉拒了蘇俄的建議，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向日本購買三億五千萬美元的化學及工業設備。池田說，米高揚也曾建議以製造品償付那筆價款，但也被拒絕了，因爲日本幾乎能够製造一切工業品及化學品。他說，他曾告訴米高揚，日蘇兩國間的貿易，應以商業爲基礎。次日，大平外相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就蘇俄以延期付款方式購買成套設備問題表明政府的見解說，蘇俄要求日本把延期付款的期限更加延長，這在國際貿易問題上不能算是一件新奇的事，不過對於出口貨品的日本立場來說，就得考慮日本和其他各國的貿易關係，而不能夠只對蘇俄考慮例外的程序。

關於新的日蘇貿易協定，由於現在的第二次日蘇貿易協定將於明年底屆滿，因此蘇俄爲配合它的發展化學工業七年計劃（一九六四—一九七〇）提出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五年長期貿易協定。所以通商產業部在接到蘇俄的訂貨一覽表以後認爲，這一次與其說是爲了向日本國民進行宣傳，不如說是蘇俄希望用自由主義國家買來的成套設備，來完成它到一九七〇年爲止的化學工業振興七年計劃。在未來的日蘇貿易中，對於日本經濟界最具誘惑力的一項交易

，是對西伯利亞開發工作的投資。米高揚在五月廿五日那一天與日本三大工商團體負責人會談時，曾號召日本財經工商界與蘇俄合作建設西伯利亞。米高揚表示，蘇俄目前正在編製西伯利亞的五年開發計劃，一俟編製完竣，立刻向日本透露此項計劃的內容，所謂日本三大工商團體，即日本商工會、經濟團體聯合會及日本貿易協會，米高揚在兩天之內曾與這些團體會談二次。米高揚於五月廿四日與這些團體會談此項問題外，廿五日曾再度要求日本提供基本投資及技術方面的協助，或者協助蘇俄開發西伯利亞廣大資源的計劃，尤其在能源及化學工業方面需要日本的協助。

不過，米高揚要求日本工商界協助開發西伯利亞一舉，是與貿易分不開的，日蘇兩國的貿易既因延期付款的方式雙方有不同的立場，已流於空談，則關於合作開發西伯利亞一舉，更顯得不切實際。

米高揚此次在日本所談的問題中，除貿易與建設西伯利亞兩點比較爲日本社會感到興趣外，其次，就是日蘇之間直達的航空線問題了。這個問題經雙方會談後，據米高揚說，雖然在原則上已獲得協議，但是因爲日本要求它的飛機要飛越西伯利亞，以致此項協議仍屬無法履行，因爲蘇俄還沒有准許任何一個國家，在條件還沒有成熟以前飛越它的西伯利亞。

依現實的情況爲米高揚訪日之行作一總結，表面上誠如美聯社五月廿七日在報導中所作的結論：「米高揚這次與日本政府所進行的外交任務，是完全失敗了。」因爲：（一）日蘇和約日本堅持非先解決擇捉和國後兩島的主權問題，不願接受任何有關和約談判；（二）日蘇三億五千萬美元的貿易（並且據米高揚臨行前說，到一九七〇年貿易總額將達十億美元），格於延期付款的方式，無法達成協議；（三）開闢莫斯科——東京的民航線，受阻於西伯利亞的上空不能開放。

但是講求現實利益的日本財經工商界人士，却不能忘懷蘇俄少則三億五千萬，多則十億美元的一筆大生意，米高揚的釣絲放得相當長，它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是米高揚此次訪日，對日本政策及日美關係未出惡言，與其三年前訪日時的作風截然不同（註一），因此博得

普遍良好的印象，這在將來（或許沒有多久以後）重行觸及這些問題時，不能不說是一項良好的基礎，所以往長遠一點看，米高揚這一次訪問日本并不是完全失敗，也許是已得到勝利。

肆

米高揚亞洲之行的另一方面勝利，是訪問印尼。

米高揚率團到印尼訪問，是不是在出發日本的時候業已排在日程表上，雖然不得而知，但是不能不令人疑為倉促之間決定的，有以下兩點：

第一，訪問日本與訪問印尼，如果是同時決定的，則照一般情理說，在完成日本的訪問之後，即應由東京直飛雅加達，實不必返國一行，經過二十幾天之後，再重行整裝首途。

第二，假如這不是倉促決定的，那麼不論蘇俄或印尼方面，事先無論如何亦必多少有所透露，因為一個訪問團的行動，即使它所負的使命至為重大，也無守密到如此程度的必要。

米高揚訪問印尼之行，不但在觀感上顯得迫促，而且該團的任務具有神祕性，此行既沒有像訪問日本那樣帶有黑魯曉夫的一封信，可以作為揣測的根據，而米高揚本人也未在適當場合加以說明。

米高揚究竟到印尼去作什麼？他的活動可以給我們一些清清楚楚的答案：

六月廿三日，米高揚與蘇卡諾及其閣員在茂物夏宮會談時，曾就馬來西亞及蘇俄印尼的經濟關係作初步的交換意見，結果達成「全面協議」。據印尼外交部發言人哈薩諾指出，他們經已對印俄的雙邊經濟關係及發展計劃達成協議。關於大馬問題，雖然哈薩諾祇說「雙方已達成協議」，未作進一步透露，但據蘇本照對記者說，對於馬來西亞問題的要點，雙方完全同意，蘇俄將繼續對印尼予以充分支持。此外，據印尼官方通訊社「安塔拉」報導，蘇俄業已答應增加對印尼的援助，以消除各種形式的統治與壓迫。

六月廿五日，米高揚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說時，曾盛讚印尼要將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執行到底。他說：為了反帝和反殖民主義，蘇卡諾曾發起在印尼召開萬隆會議；另一個反帝的組織形式——不結盟國家會議，印尼也是發起人之一；現在又在準備召開新的不結盟會

議及萬隆會議式的亞非國家會議。米高揚並且在演說中攻擊「英國在北婆羅洲所搞的把戲，表面上彷彿殖民主義已不存在，其實它所導演的馬來西亞一幕，乃是新的殖民主義。」他說：「印尼站在北婆羅洲人民爭取自由獨立反新殖民主義的一邊，蘇俄則站在印尼反馬來西亞的一邊。」

又米高揚在雅加達郊外由蘇俄出資建造的運動場上對數千名參加雅加達四三七週年紀念的人民說，蘇俄以最新式的武器提供印尼，同時還派遣蘇俄的軍官到印尼訓練印尼的官兵使用這些新武器。

六月廿八日，米高揚在泗水舉行的羣衆大會上發表演說，指責共匪在他的周圍築起一道圍牆。他說：「這種孤立政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害。」而後，他又飛往峇里島，出席蘇卡諾所安排的一次重要會談。據印尼外長蘇本照說，米高揚與蘇卡諾的會談將磋商加強兩國經濟、財政與經濟關係。

在同一天，蘇俄國防部副部長伊比斯夫曾抵北蘇門答臘之棉蘭訪問。他說：作為印尼反抗馬來西亞最前線的蘇門答臘——在軍事上及經濟上必需強大。

六月廿九日，米高揚從雅加達去西爪哇一個不大的城市齊特肯參觀在蘇俄幫助下正在建築的印尼第一個設計能力為年產十萬噸鋼的冶金工廠。米高揚在該廠舉行的歡迎會中說：「你們現在所建築的，這是印尼冶金企業中的第一個工廠，它將年產十萬噸鋼鐵，以後它能擴大到二十萬噸。要知道，這是印尼幹部的真正訓練所，這個工廠的主要建築者，能够轉到加里曼丹工地上去，那裏在我們的協助下，將建築一個生產生鐵、鋼和鋼材的大工廠，到那時候你們將有兩個冶金企業。」

六月三十日，米高揚在萬隆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發表演說，強調印尼經濟建設的重要。他說：蘇俄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是被隔離的，在無任何援助之下生活和建設。他指出印尼的可能性好得多，它雖然有敵人，但是也有友人。他說：「固然不錯，建設和發展經濟要靠自己的力量，你們有衆多的人民和巨大的可能性，但是假如再同其他經濟發達的而同你們友好的國家合作的話，這就加速解決擺在你們前面的任務。」最後他說：「政治的獨立與自主，

是主要的任務，這個任務得到解決就可保證在反帝反殖民主義鬥爭中的勝利，在執行這個鬥爭的時候，要同時實行提高國家的經濟，因為經濟的獨立是用以加強政治獨立的條件，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

米高揚訪問印尼的活動，廣義的說并不限於他本人在印尼期間所作的以上種種，繼他的訪問，蘇本照飛往莫斯科洽談，這當然是米高揚訪問印尼的餘緒。

總括起來，米高揚此行所得到的成就，整個表現在以下四項資料中：

一、七月二日發表的蘇印聲明中說：「在米高揚訪問期間雙方曾舉行兩次會談，對於各項問題，諸如對政治及經濟問題，以及蘇俄供應武器與印尼三軍問題，經已取得全面協議。」又說：「在經濟方面，亦曾討論到建設『阿沙漢』計劃的遠景問題（註二），起草長期貿易協定草案及其他問題。」

二、米高揚在臨行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說：「蘇俄對印尼將繼續供應武裝及現代武器，因為蘇俄支持印尼的反馬來西亞政策。他宣佈：他已得到印尼的支持，反對將蘇俄排斥於預定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舉行的亞非會議之外的中共立場（註三）。他並且說，他至少已獲得印尼共黨對蘇俄在匪俄思想爭執中所持立場的『同情』。」

三、七月八日黑魯曉夫向軍事學院畢業生發表較去年更為嚴厲的演詞，他告訴中共，援助民族解放運動應出於具體行動，而勿徒托空言。他說，他贊成反殖民主義的戰爭，并警告英國，蘇俄與印尼一道反對新殖民主義的計劃，反對馬來西亞，蘇俄同情北婆羅洲人民的解放鬥爭。他說：「蘇俄反對侵略的和掠奪的戰爭，但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正義的，是神聖的。」

四、七月十七日，蘇俄與印尼發表二項聯合公報，聲明它們一致反對新近參加不列顛國協的馬來西亞。公報說：「有關蘇俄與印尼共同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特別是有關聯合抵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新殖民主義的共同諒解，已經達成。」

五

總之，米高揚的日本之行與印尼之行，給予我們的印象是，他的亞洲之行實質上沒有失敗，而且不論從蘇俄較近的目標與較遠的目標來看，都是勝利的。獲致此項勝利的基礎，并不是建立在馬列主義教條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上，而是建立在經濟上。經濟，是蘇俄在國際舞台上用慣了的一項鈞餌，對於經濟發達像日本這樣的國家，用貿易；對於經濟不發達像印尼這樣的國家，就用俄援。立在此項勝利對面的，不是日本和印尼，而是缺乏遠見的西方亞洲政策和禁運政策及共匪祇靠共產詞彙的「蘇俄反黑政策」。

所以，米高揚的亞洲之行，不單純是政治性的，也不單純是外交性和經濟性的，他在日本，因地制宜加重經濟的活動，但是他的貿易攻勢，間接在發生政治和外交的作用，也就是在破壞日見複雜的日匪貿易關係和進一步使西方的禁運政策成爲有名無實。他在印尼，則到處強調同印尼站在一邊，用新武器援助印尼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新殖民主義、反馬來西亞，表示同英美在作鬥爭，但同蘇卡諾及其閣員舉行會談時，不僅討論聯合對付東京會議以後的馬來西亞問題及馬來西亞加入大英國協的問題，更將政治經濟列爲主題。從米高揚在記者招待會中的談話及蘇印聲明中可以看出，印尼在幾乎下不了台的反馬來西亞的鬥爭中，已得到蘇俄具體有力的支持，而蘇俄在匪俄鬥爭中已將印尼用俄援控制起來，在眼見不能參加明年的亞非會議問題上，也轉回一些可能性，在面子上好得多了。

註一：上次米高揚訪問日本，是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係出席蘇俄在日本舉辦的商品展覽會。當時他曾表示「遠親不如近鄰」，向日本展開笑臉攻擊，而使緊張的日本國民心情大爲輕鬆，後來因攻擊保安條約，詆毀美國，以致引起日本國民的反感，受到日本政府官員的猛烈批評，指米高揚已干涉到日本內政，所以前次的訪日等於有辱使命。

註二：所謂「阿沙漢」計劃，乃在北蘇門答臘「士巴」湖上發展水電站的野心計劃。

註三：本年四月間舉行「亞非會議」的預備會議時，印尼支持共匪，但是爲了獲得蘇俄的武裝及其支持反馬來西亞立場，已改變主意。

池田三選連任與日本政局

朱少先

一 自民黨總裁改選經過與結果

日本執政黨自由民主黨第十四次臨時黨大會，於本年七月十日在東京舉行。此次黨大會主要任務為選舉下屆總裁。依照黨章規定，總裁任期兩年，連選連任。池田勇人於一九六〇年當選總裁，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又在無競選狀況下連選連任後，至本年七月任期業已屆滿，照章應予改選。

從本年初起，競選活動即已開始，可能出馬之候選人，均在暗中活動，一直到六月二十五日，藤山愛一郎正式辭去自民黨總務會長職務，公開表示競選下屆總裁，繼之國務大臣佐藤榮作，亦於次（二十六）日辭職，宣佈競選；至於池田首相本人，至六月三十日，始正式宣佈參加。

依照黨章規定，總裁由黨大會選舉，而黨大會之組成，包括參眾兩院自民黨籍議員及自民黨都、道、府、縣支部聯合會各選出代表一人參加。故本屆大會出席人員，計眾院議員二百八十九人，參院議員一百四十六人及地方代表四十六人，共四百八十一人。

選舉用單記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凡有效投票中獲得過半數以上者始得當選，否則以得票最高之兩人，再進行決選投票。在此次選舉中，因池田、佐藤、藤山三者均在黨內均擁有相當實力，並且支持者人數非常接近，故均無絕對當選把握。池田勇人，因有河野、大野、川島、三木及池田本身等五派支持，當選希望較其他二人為高，但不幸在選舉前大野伴陸副總裁突然逝世，大野派內反池田系

有支持佐藤或藤山傾向，情勢一度逆轉。同時佐藤榮作、藤山愛一郎、石井光次郎、福田糾夫（原岸信介派）及大野、三木兩派中反池田系，在七月六日又成立「一新總同盟」，其主要目標，在阻止池田三選連任。因此在選舉當天，情勢非常緊張，各派負責人對代表投票時，亦均運用各種方式，加以控制。十日大會舉行時，代表額四百八十一人中，有四百七十八人出席，投票時除其中白票兩張，廢票一張外，實際有效票為四百七十五票。開票結果，池田勇人得二百四十二票，佐藤榮作得一百六十票，藤山愛一郎得七十二票，另灘尾弘吉（文部大臣）得一票。池田勇人依法當選，連任第三屆自民黨總裁。

當主席宣佈池田勇人當選連任第三屆總裁後，會場內一片掌聲與歡呼，落選的佐藤榮作與藤山愛一郎，亦相繼登台，與池田握手，向新總裁祝賀，並表示願全力支持。至此自民黨新總裁及日本新首相，順利誕生。

二 新內閣的人事

自由民主黨在日本眾院四百六十七個議席中佔二百八十九席，為已超過半數的第一大黨，可由自民黨出而組閣，而該黨總裁，即為當然內閣總理。池田雖然當選連任，但依照慣例，該黨每年黨大會或兩年一次改選總裁後，因黨內高級幹部定期更調，內閣亦隨之改組。此次黨大會結束後，池田即着手黨內副總裁，幹事長、政調會長及總務會長之安排，然後改組內閣。

池田自一九六〇年繼岸信介執政後，一直主張「黨內融和」，極力協調及團結各派系力量，成立「均衡內閣」，此次執政黨及內閣改組時，亦採取此項方針。黨大會結束後第二日，池田首相會親訪自民黨元老吉田茂，商討有關組閣問題，十五日起又分別約見佐藤榮作、藤山愛一郎、河野一郎等，除要求彼等全力支持外，並就改組人事問題，徵詢各方意見。至十七日下午始將各項人選決定如次：

(一) 自由民主黨：副總裁 川島正次郎（川島派領袖）

幹事長 三木武夫（三木派領袖）

總務會長 中村梅吉（河野派）

政調會長 周東英雄（池田派）

(二) 內閣：總理大臣 池田勇人（蟬聯）

法務大臣 高橋 等（池田派—新任）

外務大臣 椎名悅三郎（川島派—新任）

大藏大臣 田中角榮（佐藤派—連任）

文部大臣 愛知揆一（佐藤派—新任）

厚生大臣 神田 博（大野派—新任）

農林大臣 赤城宗德（川島派—連任）

通產大臣 櫻內義雄（河野派—新任）

運輸大臣 松浦周太郎（三木派—新任）

郵政大臣 德安實藏（大野派—新任）

勞動大臣 石田博英（無派系—新任）

建設大臣 小山長規（池田派—新任）

自治大臣 吉武憲市（佐藤派—新任）

國務大臣 河野一郎（河野派領袖—調任）

國務大臣 小泉純也（藤山派—新任）

國務大臣 高橋 衛（池田派—新任）

國務大臣 增原憲吉（藤山派—新任）

官房長官 鈴木幸善（池田派—新任）

註(一)內閣名單及閣員學經歷如附表。
(二)川島正次郎原屬岸派嫡系，自岸派解散後，已自成一派

(三)大野派自大野伴睦逝世後，現由衆院議長船田中領導。
(四)石田博英原屬石橋湛山派，因不滿石橋對匪態度而與石橋不和，目前成爲無任何派系人士。

三 自民黨及內閣改組後之特色

自由民主黨內除總裁副總裁以下，主要幹部爲幹事長，政調會長及總務會長三者，而此三個重要職位，當池田勇人繼岸信介擔任總裁後，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三次改組，上述三要職，一直維持由池田、岸、佐藤三派人員分別擔任，如一九六〇年幹事長益谷秀次屬池田派，總務會長保利茂爲佐藤派，政調會長椎名悅三郎屬岸派。一九六一年幹事長前尾繁三郎（池田派）總務會長赤城宗德（岸派）、政調會長田中角榮（佐藤派）；一九六二年除前尾連任幹事長及赤城宗德連任總務會長外，田中角榮因調任大藏大臣，由岸派而接近佐藤之賀屋典宣擔任政調會長，均無例外。但至一九六三年七月改組時，打破上項慣例，而且池田接受副總裁大野伴睦建議，除幹事長仍由前尾連任外，起用黨內派系領袖出任其他要職，以分散反池田力量，爲池田三選連任安排，使藤山愛一郎出任總務會長，三木武夫出任政調會長。此次選舉中，藤山雖然參加逐鹿，但三木已全力支持池田，故上項安排，已收到相當效果。再從此次黨內人事觀察，岸、佐藤對黨內影響力已大見減弱，而川島、三木兩派，已構成黨內領導中心。川島原爲岸派要角，但近年來極力與池田拉攏，尤其在此次選舉中，支持池田最力，論功行賞，始繼大野伴睦出任副總裁。幹事長一職由助選功臣三木武夫擔任，政調會長由池田派周東英雄擔任，總務會長由河野派中村梅吉（前法相）出任。其中河野派的打入黨內核心組織，實爲首次，特別值得重視。

至於在內閣人事調動上，亦有若干特色，首先看入閣人選，「派系均衡」色彩仍濃。一年來池田、三木雖然極力主張消除派系組織，且若于組織表面上亦已解散，但實際上黨內派系關係仍極複雜

。此次內閣改組，「派系均衡」色彩仍非常濃厚。從下面人事安排中，可以證實。

(一) 池田派四人：池田首相、高橋法務相、小山建設相、高橋衛國務相。

(二) 河野派二人：河野國務相、櫻內通產相。(增一人)

(三) 佐藤派三人：田中大藏相、愛知文部相、吉武自治相。

(四) 大野派二人：神田厚生相、德安郵政相。(減一人)

(五) 川島派二人：椎名外務相、赤城農林相。

(六) 藤山派二人：小泉國務相、增原國務相。

(七) 三木哈一人：松浦運輸相。

(八) 中間派一人：石田勞動相。

從上述新聞人選派系成分分析，除河野一郎由建設大臣調任主管世運業務之國務大臣，其地位已相當於副首相外，該派另又增派櫻內義雄擔任通商產業大臣，故河野派在新閣中地位，亦已大見增高，石井光次郎因極力反對池田三選連任，此次內閣改組，該派原有的一位大臣席位，亦為中間派所替代。其他派系，仍維持原有勢力。

再從新聞閣員從政經歷看，十六位閣員中，其中九位曾擔任內閣部長，七人曾任各省次長，行政經驗，均屬相當豐富。除河野一郎為派系領袖外，其餘均屬各派內次要人物，且大部份與池田相接近，未來在推行行政上，必較過去各派領袖入閣時阻力為小，池田在內閣控制力已見加強。

其次新聞閣員從財經兩界出身者，為數甚多，除田中大藏相、赤城農相連任不論外，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文部大臣愛知揆一、厚生大臣神田博，建設大臣小山長規等人，均曾擔任財經工作。雖然若干閣僚，與現任職務不一定能做到學以致用，但池田內閣為財經內閣，毫無疑問。

再就各閣僚平均年齡言為六一·四四歲，較上屆五八·六歲，高二·八歲，頗有老大之感。但由於新聞閣員均在日本政治上有相等地位之士，雖然未能配合「適任適所」原則，但內閣陣容相當堅強。

四 池田內閣前途

因為池田此次當選總裁，僅較有效當選票數超出四票，是險勝局面，所以一般輿論認為池田新內閣將是短命內閣，但上項判斷，似乎言之過早。除非國際局勢有極大變化，或者日本國內政治上發生突發事件，池田內閣將在困難中平安渡過。其理由如次：

(一) 我們從一九五六年自民黨第一屆總裁選舉，到今年第七屆選舉歷史來研究，「險勝」並不構成「短命」的因素。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二屆總裁選舉時，由岸信介、石橋湛山、石井光次郎三人參加競選，在第一次投票中，岸信介得票佔第一位，其次是石橋及石井，三者均未超過半數；第二次投票時，因石橋與石井聯合，將岸信介擊敗，石橋當選總裁。翌年石橋因病引退，岸氏在無競選狀態下繼任總裁，一九五九年岸氏再度當選連任，直至一九六〇年因安保騷動辭職，始由池田出任。岸信介在第一次競選中雖然失敗，但一九五七年擔任總理後仍能執政三年半之久。至於池田首相，在一九六〇年參加競選總裁時，競爭者有石井光次郎及藤山愛一郎兩人，在第一次投票中，池田得二四六票、石井得一九六票、藤山得四九票，均未超過半數而舉行第二次投票，如無藤山支持，池田無法當選。在此情勢下，池田內閣已平安地渡過了四年。此次改選、池田已在一次投票中當選，證明他在黨內仍有半數以上力量支持。

(二) 池田首相一向的作法，是對內融和，對野黨求取協調，鞏固議會制度，執政四年來，一直維持此項方針。在一九六〇年安保騷動後，能迅速穩定政局，不能不說是此項政策運用之成功。對內閣言，亦一直採取「派系均衡」主義，尤其是一九六一年組閣時，竟能網羅佐藤、河野、藤山、三木、川島等派系領袖入閣實屬不易。此次改組，除石井光次郎派外，各派均有人入閣，且佐藤派閣員，佔極重要地位，對池田並未採對立態度，且內閣人事相當健全，池田首相的控制力，亦較上屆內閣堅強，因此從內部發動倒閣可能性不大。

(三)倒閣的第二個可能是野黨在國會提出不信任投票，要求池田辭職，如果池田內閣不願總辭，只有解散國會，問信於民。目前在國會內，似無嚴重案件，逼使池田辭職，自民黨本身，亦無解散國會理由。故池田內閣，至少在短期內無問題。

(四)自民黨內派系關係非常複雜，且任何一個派系，均不能單獨獲得黨內過半數支持，池田政權所以能繼續維持，也就是利用了佐藤、河野、藤山、三木四派間相互矛盾、對抗關係，求取均衡，維持政權。今後任何一派，想繼任總裁，必須獲得池田支持，故非與池田合作不可。在此種各派系互相利用情勢下，任何派系決不致取極端態度，與池田對抗，故池田內閣應可維持小康局面。

綜上所述，池田新閣所面臨困難雖多，但相信池田必將予以克服，而繼續在不安定中維持政權，不致如一般所稱在短期內垮台。

五 池田新閣的施政重點

池田當選總裁及就任首相之後，先後於七月十日及二十一日分別舉行「自民黨記者俱樂部」及「內閣記者團」記者招待會，就自民黨內派系解消問題及今後池田新閣內政、經濟、外交政策，發表重要談話。從上述兩次談話，不但可以看出池田內閣施政重點，亦可判斷日本政局動向，茲分爲下列各點，加以分析：

(一)解消黨內派系問題：自民黨內部派系複雜，爲衆所周知之事實，亦爲該黨之主要弱點。因此從前(一九六二)年七月起，即成立「組織調查會」，策劃如何消滅派系組織，以求「黨的現代化」，三木會長更大聲疾呼；極力主張解散各派系。調查會所提出方案，包括：①無條件解散一切派系組織；②政治資金由黨統籌；③設立總裁候選人推荐機構；④黨及內閣人事不再按派系分配；⑤改進選舉制度。但此項方案，未能在本年一月黨大會中順利通過，僅在表面上解散了若干派系組織，實際上各派議員，均改在其領袖的辦事處集結，照舊籌集資金及從事各項活動，此次總裁選舉，派系鬥爭便非常激烈。在總裁選舉中，池田、川島、大野、河野、三木五派，極力支持池田；佐藤、石井、藤山及福田糾夫的「黨風革

新同盟」，則站在反池田立場，組織「新總同盟」，極力阻止池田再度當選，在選舉中，福田與石井兩系，則均支持佐藤。從以上事實，派系組織，不但不易取銷，且其對立形勢，較前更將尖銳。尤其是河野派的中村梅吉出任黨總務會長後，情形更將複雜。「自民黨現代化」的希望亦更爲渺茫。但是池田總裁對「黨現代化」方針，仍非常堅決，除任命「組織調查會」會長三木武夫爲黨幹事長外，有起用灘尾弘吉前文相任「組織調查會」會長之議，以加強該會陣容與功能。尤其以改進選舉制度、設置總裁候選人推荐機構及延長總裁任期爲今後改重新重點。池田首相在十日記者招待會中主張總裁任期延長一至二年，選舉時並用記名投票方式投票，以達到「黨現代化」。目前情勢，派系組織，固爲阻礙自民黨進步及使政局不能安定的因素，但池田政權，却因派系對立而繼續存在。故短期內取銷派系組織，恐尙難實現。相反的，爲爭取下屆總裁，派系鬥爭，勢將更爲尖銳。

(二)施政重點仍以財經爲主：池田執政之後，實施十年後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四年來國民總生產已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國民實質所得增到百分之四十。尤其工作成長率特高，鋼鐵、電力、石油精製等產業，其總生產量僅次於美、俄兩國，成爲世界第三位。而且日本已獲准加入經濟開發合作組織及國際貨幣基金八條國，成爲世界先進國之一。但在經濟繁榮中，破綻百出，例如消費物價不斷上漲、中小企業的衰落到無法維持，都市與農村發展及勞動力供求不均等，造成了社會的不安。池田首相在競選前，已承認高成長結果，中小企業及農業方面發生破綻，今後必須設法糾正。在七月二十一日記者招待會中，池田表示將以改進中小企業、農業及勞動的流動性三項爲重點。在池田新閣中，排除各方阻力使田中藏相、赤城農相留任及起用石田博英任勞動相，即爲配合上述三者。櫻內過產相及高衛經濟企劃廳長官，雖非財經內行，但兩氏屬河野與池田嫡系，不難配合良好，外相椎名悅三郎、文相愛知揆一，均係財經能手，足見池田重視財經問題之一斑。池田亦有補救因高成長所發生的矛盾與偏差的決心。目前情形，日本以重化學工業爲中心的產業構造，雖然已經高度化，但輸出仍以輕工業品爲主。易言之

日本經濟表面上已先進國，但其本身，仍未脫離後進性。因此，如何調整其間的矛盾，將為池田新內閣重要課題。

(三)新內閣的外交動向：日本前外相大平正芳，為池田首相極親信人物，追隨池田有年，池田任藏相時大平担任秘書職務，一九六〇年池田出任首相，大平即為官房長官，一九六二年七月內閣改組時調任外相，兩年來建樹頗多，為池田所器重。此次大平奉調担任黨副幹事長職務，表面上係由於池田派內部人事糾紛所致；但另一作用，池田似在監視三木武夫，而非表示日本外交方針將有所改變。根據日本首相及外相在記者招待會中之談話，日本將繼續執行原有的外交政策。綜合兩者的談話，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日本與歐洲關係：日本不僅與美國合作，且將與加拿大攜手；一面並與歐洲各國加強合作。不但要與自由國家團結，且須爭取共產集團國家的聯繫。

○日匪關係：仍將維持「政經分離」原則下，以積累漸進方式，增進兩「國」關係。池田認為亞洲問題在共匪，故必須加

強日匪關係。池田雖然不主張與共匪舉行大使級會議，但將交換新聞記者與貿易連絡員。

○日韓關係：池田政府極力主張早日恢復日韓外交關係，後因韓國國內發生示威，使談判陷於停頓，但日本對韓基本方針未變。目前復交暫時已無可能，故日本計劃儘可能早日促進對韓經濟援助與經濟合作。

○經濟外交：椎名新外相主張積極推進經濟外交，彼並表示其本人因曾担任通產大臣，了解與各省間關係，故今後在推行經濟外交時，預料可非常順利。

觀上所述，日本今後外交政策，仍維持「美國、歐洲、日本為自由世界三支柱」的原則，加強與美國及歐洲合作。此外，日本對共產集團之關係亦決不肯輕易放過。至於中日兩國關係前途，將視日匪關係發展為斷，如果日本仍繼續採取親匪媚匪政策，勢將再度造成中日關係的惡化。就目前情形言，前途不容樂觀。

池田內閣閣員名單

職	務	姓	名	年齡	經	歷	備
總	理	池田	勇人	六四	京大畢業、曾任大藏次官、通產相、前任總理。	吉田內閣藏相、通產相、自由黨幹事長、石橋及岸內閣藏相	
法	務	高橋	等	六一	東大畢業，曾任中國地方商工局部長、防衛政務次官，自由黨、自民黨各黨國會對策副委員長。		
外	務	椎名悅三郎		六六	東大畢業，曾任軍需次官、商工次官、岸內閣官房長官，自民黨政調會長、池田內閣通產相。		
大	藏	田中角榮		四六	工學校畢業，曾任法務政務次官、自由黨總務、副幹事長、岸內閣郵政相、自民黨政調會長。		留任

文部 (科學技術廳長官、 原子能委員長)	愛知揆一	五六	東大畢業，曾任大藏省銀行局長、吉田內閣通產相、岸內閣官方長官、法相、自民黨憲法調查會長。
厚生 生	神田博	六〇	法大畢業，曾任經濟安定政務次官、衆院商工委員長、石橋、岸內閣厚生相、自民黨總務
農林	赤城宗德	五九	東大畢業，曾任文部政務次官、岸內閣農相、官房長官、防衛廳長官、自民黨總務會長
通產	櫻內義雄	五二	慶大畢業，曾任法務政務次官、自民黨總務、政調副會長、衆院外務委員長、文教委員長。
運輸	松浦周太郎	六八	曾任改進黨副幹事長、日本民主黨政調會副會長、石橋、岸內閣勞動相、自民黨總務會副會長。
郵政	德安實藏	六四	實業補習學校畢業，曾任建設政務次官、自民黨副幹事長、池田內閣總務長官、衆院內閣委員長。
勞動	石田博英	四九	早大畢業，曾任石橋、岸內閣官房長官、岸、池田內閣勞動相、自民黨全國組織委員長
建設 (首都圈整備委員長 近畿圈整備委員長)	小山長規	五九	東大畢業，曾任三菱銀行從組委員長、防衛政務次官、自民黨副幹事長、同黨稅制調查會長。
自治 (國家公安委員長)	吉武惠市	六一	東大畢業，曾任富山縣知事、勞動次官、吉田內閣勞動相、厚生相、參院自民黨幹事長
國務 (擔當世運大會)	河野一郎	六六	早大畢業，曾任鳩山內閣農相、岸內閣國務相、自民黨總務會長、池田內閣農相、前任建設相。
國務 (防衛廳長官)	小泉純也	六〇	日大畢業，曾任法務政務次官、自民黨總務、副幹事長、衆院外務委員長、自民黨廣報委員長。
國務 (經濟企劃廳長官)	高橋衛	六一	東大畢業，曾任台北州知事、國稅廳長官、農林政務次官、參院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
國務 (行政管理廳長官、 北海道開發廳長官)	增原惠吉	六一	東大畢業，曾任香川縣知事、防衛廳次長、參院地方行政委員長、自民黨政調會國防部會長。

池田三選連任與日本政局

官房長官	鈴木善幸	五三	農林省水產講習所畢業，曾任衆院地方行政委員長、池田內閣郵政相、自民黨副幹事長。
總理府總務長官	臼井莊一	六一	早大畢業，曾任文部政務次官、自民黨副幹事長、衆院文教委員長、大藏委員長、外務委員長。
法制局長官	林修三	五四	東大畢業，曾任大藏省管理局總務課長、法務廳法制第一局長、歷任鳩山、石橋、岸內閣法制局長官。
			留任

俄帝加強反西方思想之工作

關素質

一九六三年俄共中央六月全會，俄共中央書記伊里切夫院士報告中指出：「西方學者著作，大學研究室及教堂、報紙、小說、電影、廣播等均充滿反共心戰宣傳」，因而俄帝近年來加強反西方思想之工作。

甲 加強反西方思想之組織

(一)據一九六三年蘇俄科學院公報二月號第一頁至第三七頁，登載俄共中央書記鮑·恩·波諾馬廖夫院士所作「歷史學之任務」之報告，其中指出下列三點：○過去帝國主義者希望直接打倒共產主義，現在帝國主義者大大注意在反共產主義旗幟之下實行「心戰」，此種反共產主義之主要內容為：誹謗社會主義制度，捏造共產主義之目的，及馬列主義學說，可以稱爲一種「十字軍遠征」最

反動思想宣傳。例如，美國福特基金之「研究東方及中歐調查研究中心」、「研究共產主義學說中心」、「自由歐洲」等十餘個機構，均從事反俄工作。在西德直接進行反共產主義之研究，有九十個以上研究所。○最近幾年來西方資產階級出版無數反蘇聯、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反馬列主義思想的書籍，進行正面攻擊，其中特別對俄共黨史、蘇維埃社會、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因此建議在蘇俄科學院成立一個「綜合的社會科學委員會」以協調各歷史科學研究機構，加強反資產階級歷史工作，提高歷史學術論文及歷史雜誌之水準。馬克思歷史學家應加強反對資產階級偽造史料。提高大學夜校及函授學校歷史教學水準，有計劃的培養歷史學幹部。據一九六一年十月統計，高等學校及歷史科學研究機構中，共有一萬七千名歷史學家，其中有不少是著名歷史學家，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度歷史系大學生已增到六萬二千名。

在蘇俄部長會議之下成立國家出版委員會，改組蘇俄科學院及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所屬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精簡其機構，并以真正優良學者擔任社會科學教學工作。

(一)一九六三年「共產黨人」雜誌第八期「帝國主義的思想破壞行為」一文中指出：「美國打起宗教與慈善組織的招牌，在蘇俄從事反共活動和引導思想破壞行為」、「要利用宗教的成見，人性的弱點，對付共產主義」。因此在本年一月俄共中央「黨的生活」雜誌第二十三頁登載一篇專論，說明俄共中央思想委員會加強培養反宗教之幹部，其要點如下：①增設科學的無神論研究所：在俄共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內成立一個「科學的無神論研究所」，研究所之教育與訓練工作，由俄共中央思想部部長、中央其他思想機關、及科學的無神論研究所共同成立一個教育委員會辦理之，研究所聘任主任及講師以及招考研究生等工作，由蘇俄科學院院長及蘇俄高等及中等專科教育部審定之，關於科學的無神論工作由蘇俄文化部及蘇俄科學院領導之。②俄共中央俄羅斯局所屬工業思想部、農業思想部及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思想部成立宣傳科學的無神論訓練班，以培養宣傳科學的無神論幹部，③蘇俄高等及中等專科教育部規定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教育年度，各大學歷史系及哲學系之學生，必須學習「科學的無神論」。④俄共中央函授高級黨校、四年制高級黨校、二年制黨校、地方蘇維埃和黨的學校、共青團中央學校，一律增加「科學的無神論」學習時間。

乙 領導反西方思想之理論家

波諾馬廖夫、伊里切夫、波斯貝洛夫為俄共中央反西方思想之領導者，其他如蘇俄著名歷史學家茹可夫院士、著名哲學家米金及康士坦丁諾夫、歷史學家馬·巴·吉姆，哲學家克達洛夫等均係反資產階級思想之理論家，其簡歷如下：

·伊里切夫·

(一)俄共中央思想委員會主席里·費·伊里切夫(一九〇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入黨，一九三〇年畢業於北高加索共產主義大學，

一九三八年進紅色教授學院深造，一九六二年升院士。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克拉斯諾達爾工廠中任工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共青團區委會任宣傳科長、區委書記、州委員會書記，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在北高加索共產主義大學任教工作，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任聯共中央北阿賽金省黨部機關工作，同時擔任高爾基農學院系主任，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任「波爾什維克」雜誌編輯委員會書記，一九四四年以前在「真理報」工作，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消息報」總主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在俄共中央供職，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任「真理報」副總主編及總主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任外交部部員兼新聞署主任，一九五八年起任俄共中央宣傳部長，一九六一年升為俄共中央書記，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為候補中委，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為俄共檢委，一九六一年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彼為俄共黨後起之理論家，一九六〇年九月全俄思想工作會議由彼報告「在現在條件下黨的宣傳任務」，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全俄思想工作會議，由彼報告「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與思想工作之任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升任俄共中央思想委員會主席，一九六三年六月在俄共中央全會報告「黨的思想工作當前任務」，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蘇俄科學院報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方法問題」。

·波諾馬廖夫·

(二)鮑·尼·波諾馬廖夫(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一九年在紅軍中工作，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軍事革命委員會工作，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省紅色東方工廠中任黨的書記，一九二六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任土庫曼黨中央宣傳委員，一九三二年進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兼任大學教授工作，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紅色教授學院副所長，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三年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馬列研究所副所長，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在俄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蘇俄部長會議新聞局第一副局長，一九四八年重任俄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九五五年任俄共中央國際聯絡部長，一九五八年任蘇俄科學院通訊院士，一九六一年升俄共中央

書記，一九六二年被選為歷史部門院士。

· 波斯貝洛夫 ·

(三)俄共中央馬列研究所所長，彼·尼·波斯貝洛夫(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三〇年畢業於紅色教授學院，一九五三年被選為院士，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在托維爾斯克任黨組織工作，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在西伯利亞任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在俄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九年在莫斯科市領導黨的工作，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任「真理報」總編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〇年任俄共中央書記，一九三九年中委，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任馬列研究所所長。

· 吉姆 ·

(四)馬·巴·吉姆(一九〇八年生)，蘇俄著名歷史學家，一九二九年入黨，一九六〇年任蘇俄科學院通訊院士，出身貧農家庭，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任鄉村僱農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在工農專科學校畢業，一九三四年畢業於莫斯科歷史、哲學研究所，一九四六年獲得博士，任俄共中央社會科學院歷史系教授，一九五〇年在蘇俄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一九五三年任該所書記，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主編「蘇俄歷史」，重要著作：「蘇維埃時代蘇聯史」、「朝鮮史」。

· 克達洛夫 ·

(五)蘇俄哲學博士邦·米·克達洛夫(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一八年入黨，一九三〇年畢業於哈爾科夫國立大學化學系，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入紅色教授學院深造，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為研究生，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俄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任研究工作，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參加蘇軍工作，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在蘇俄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在俄共中央社會科學院任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系教授，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在蘇俄科學院自然與技術史研究所專門研究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一九六〇年任蘇俄科學院通訊院士。

· 向柯夫 ·

(六)蘇俄歷史科學博士維·伊·向柯夫(一九〇〇年生)一九四二年入黨，一九二五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四年在蘇俄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主任科學書記，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參加蘇軍工作，一九四九年任蘇俄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兼社會科學基本圖書館館長。一九五四年獲歷史科學博士，一九六二年六月被選為通訊院士。

丙 編著反西方之哲學、歷史、經濟學等著作

(一)反西方哲學：俄共為發展列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哲學史」已完成六本，正在出版中，已經著成「美國與西歐現代哲學與社會學」，「在蘇俄與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之馬克思哲學與社會學」。專為批評西方資產階級思想與哲學之書籍有下列項目：「資產階級意識危機，個人主義及其破產」(米·帕·巴斯金著)，「十九及二十世紀資產階級哲學思想之發展」(阿·斯·鮑格姆諾夫著)，「英美新實在論哲學」(著者同上)，「哲學之歧途」(姆·畢契柯著)，「批評美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唯實主義與現象學之危機」(烏克蘭文著)，「批評現代資產階級心理學」(米·曼蘇洛夫著)，「資產階級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偽造」，「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宗教哲學思潮」、「西歐帝國主義意識論」。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大學哲學會議上討論「批評帝國主義反共產主義思想」，其報告登載於一九六二年「蘇俄哲學問題」三月號。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基舍涅夫召開哲學會議討論「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之決議與發展哲學科學之任務」。一九六二年六月蘇俄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會議，討論「反對現代資產階級偽造蘇俄哲學」。一九六三年九月蘇俄代表參加墨西哥第八次國際哲學大會，蘇俄代表提出「人的問題」，「批評我們的時代」，以及關於邏輯及意識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哲學。

(二)歷史：近二年來俄帝為配合亞非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掀起之民族解放革命運動，對反帝國主義鬥爭歷史加強研究。○蘇俄科

學院亞洲研究所，一九六三年對亞洲歷史之研究，着重亞洲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及經濟史，現已出版者：「南亞人民」，「哈薩克與中亞人民」，「東南亞人民」，「世界人民」，準備編著「阿富汗史」，「巴基斯坦人民」，「獨立的印度與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之特點」等。○蘇俄科學院非洲研究所，一九六三年對非洲之研究，重視非洲殖民體系之解體，非洲工農民族解放運動，政治獨立情況及其發展之前途與方向，現已出版者：有「非洲百科全書」、「非洲殖民主義新形式」、「美帝國主義在非洲」（維·帕·費托夫著）、「法帝國主義與非洲」、「非洲帝國主義間之矛盾與殖民主義」、「蘇俄與非洲」等。○一九六三年蘇俄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及歷史研究所，已積極從事研究拉丁美洲國家民族解放鬥爭與工人運動史，歷史研究所已出版者有「拉丁美洲為獨立而戰爭（一八一〇年——一八二六年）」，「智利歷史概論」，「墨西哥為獨立而戰爭」、「古巴革命英雄」、「巴西史綱」、「厄瓜多爾史」，正在編著：「拉丁美洲民族組成與發展問題」，「五年來古巴革命」，「拉丁美洲革命過程與解放運動」，「在拉丁美洲國家反帝國主義戰線與為團結工人的鬥爭」。

有關宣傳和平共存對外政策書籍，一九六三年編著出版有下列幾種：「蘇聯在聯合國為和平與人民安全而鬥爭」、「蘇俄對外政策與國際關係史」（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五年），由莫斯科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上下兩大卷，「蘇俄對外政策列寧方針」（蘇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主編），「蘇俄為裁軍而鬥爭」（蘇俄外交部次長佐林主編），「在國際關係體系中之烏克蘭」（烏克蘭科學院歷史學家集體著作），「蘇俄共黨為和平共存而鬥爭」（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阿賽爾拜疆國立大學歷史教授集體著作）。

（三）經濟：蘇俄科學院對經濟理論及經濟之研究，主要有三個研究機構：關於世界經濟、由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關於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由「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經濟研究所」（註一）研究。關於一般馬列經濟理論及蘇俄經濟，由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一九六三年關於批判查產階級與改良主義經濟理論已出版下列著作：「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關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阿·阿·阿爾蘇緬揚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由尼·尼·伊諾色米車夫著），「現階段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阿·阿·阿爾蘇緬揚著），「現代資本主義與經濟危機」（瓦爾加選集），「批評查產階級政治經濟」（依·阿·托拉黑琴貝爾格著），「美帝國主義無產階級狀況」，「帝國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經濟」。

丁 加強反西方思想之統戰工作

一九六三年蘇俄科學院工作報告中透露，是年蘇俄科學院及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有二〇六四名專家學者出國到五八個國家參加大會及會議，四三個國家專家到蘇俄參觀及參加會議者有一八四一名。一九六三年蘇俄科學院專家奉命赴各附庸國家者有九七五人（其中參加會議者三四一名，擔任學術講演者七七名，俄與附庸交換工作經驗，及圖書館工作者三一五名）。一九六三年蘇俄有一〇八九名（一九六二年有九一四名）專家學者赴四十個資本主義國家參加會議，蘇俄各共和國科學院有九十二個科學工作人員代表團赴國外考察，一九六三年蘇俄專家學者出國考察，赴瑞士者一三八名，赴法國者一三四名，赴美國者一一六名，赴義大利者九四名，赴英國者七四名，赴西德者六一名，赴亞非拉丁美洲者九一名。一九六三年蘇俄與加拿大簽訂二年文化科學交換協定，同非洲達荷美、喀麥隆、尼日爾（西非）等國簽訂文化科學協定。

戊 特點與動向

據蘇俄科學院一九六三年工作報告透露，現在研究哲學與法律問題，以及技術與自然科學史等已有二五〇個科學研究機關及大學研究室。目前哲學研究所最重要任務須提高理論水準，歷史方面人才已有一萬七千名歷史學家，再培養二萬二千名，可見俄帝積極加強對西方思想鬥爭，是有深遠計劃的。

俄共中央書記處中過去指導反西方思想工作者為俄共中央書記

庫西寧(註二)，彼為俄共中央階層中唯一受西方歷史哲學教育者，在第二第三國際有悠久歷史，對西歐社會民主黨及法、義、北歐等國共黨均有深切關係，曾主編「馬列主義基本問題」一書，已於本年五月十七日去世。彼之職務，現由俄共中央書記(主管各國共黨)的安德洛波夫代替。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列寧九十四週年誕辰紀念大會上，安德洛波夫報告「列寧主義照耀着我們的道路」(過去均由庫西寧報告)。

俄共反西方思想之特點：①反西方思想之工作着重亞非及拉丁美洲國家；②通過文化合作協定以加強思想滲透；③吸收國外學生赴俄受教育；④派專家赴各國講學；⑤培養哲學及史學人才并提高歷史哲學家之地位；⑥編著大批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書籍。

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列寧九十四週年誕辰，蘇俄科學院公報四月號登載「發展列寧時代馬克思主義」之報告作者米·托·姚夫秋克，其中指出「列寧時代是新歷史時代，從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開始，經過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個新歷史時代是二個社會體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的鬥爭」。俄共發展列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黑魯曉夫的宣傳家，企圖在這個時代以列寧主義思想統治世界。

註一：格·米·索洛金(一九一〇年生)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三一年畢業於卡鄴國立大學，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計劃研究所工作(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任該所正副主任)，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任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任，一九六一年獲經濟科學博士，同年升任蘇俄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所所長，一九六二年六月被選為蘇俄科學院通訊院士。

註二：阿托·維·庫西寧(一八八一年生)，一九〇四年入黨，一九〇五年畢業於芬蘭赫爾辛大學歷史哲學系，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主編「社會主義雜誌」，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六年主編芬蘭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工人報」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七年被選為芬蘭國會社會民主黨黨團領袖，一九一八年為芬蘭革命領導者之一，并為芬蘭共黨創辦者之一，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九年任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八年任蘇俄最高蘇維埃副主席，卡累利芬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一九五七年被選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及書記處書記，一九四一年俄共中委，一九六一年俄共中委，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蘇俄國會代表團主席。

· 上接第44頁 ·

輕幹部工作，應當選拔那些思想作風好、政治開展、肯幹、有發展前途的年輕幹部，不斷充實各級團的領導機關。但是我們如果深入一層分析，就會發現舊的共青團幹部因為知道的較多，經驗較多，問題也較多，大部份已經得不到毛匪澤東的信任，因此毛匪澤東認為有必要對他們進行大規模的撤換，以便他本人能夠確實保持對這個組織的控制，使這個組織純粹成為他個人的工具。另一方面，現在匪區青年普遍感到沒有出路，共匪喊出培養提拔年青幹部的口號，就可以使一部份青年產生這樣的想法：只要聽共產黨的話，照共產黨指示的路走，就有可能成為共產黨的幹部，而在政治上找到一條出路。但是毛匪澤東的提拔新幹部和清洗舊幹部的鬥爭，所得到結果究竟是正數還是副數，究竟能不能把共青團的一百三十萬個基層組織變成他控制大陸青年有效的工具，還是很成問題的。

毛匪澤東在其內外形勢極端惡劣的情況下召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他為了保持其個人的權力和地位所作的一個巨大的戰略行動。在大陸廣大人民日益背離匪偽政權和共匪完全無力解決大陸青年各種切身問題的情況下，毛匪澤東這一個戰略行動不會收到什麼積極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大陸青年的爭取，用不着作出更大的努力。正相反，我們應該針對共匪這一次代表大會所顯露的陰謀和目的，以各種方法，加強我們和共匪爭取大陸青年的鬥爭。

透視共匪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

張敬文

六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共匪在北平召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全國大會」。在大會進行期間，關於這次大會的消息，共匪未作任何透露。在大會結束以後，自七月六日起，共匪才開始刊出一部份有關這次大會的報導，並陸續發表了三個大會的文件。現在根據共匪的報導，我們知道，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二千三百九十六人，列席代表九百二十七人。毛匪澤東以及匪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負責人大部份出席了大會。大會由劉匪西元致開幕詞；胡匪耀邦作題為「爲我國青年革命化而鬥爭」的工作報告；胡匪克實作「關於修改團的章程的報告」；鄧匪小平作政治報告；譚匪震林、陸匪定一和薄匪一波作有關經濟建設和思想建設的報告。迄目前爲止，共匪發表的大會文件有胡匪耀邦的工作報告，胡匪克實的關於修改團章的報告和大會通過的新的共青團團章。此外，共匪還公佈了大會選出的一百七十八名團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七十四名候補委員的名單，以及團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的二十名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和書記處書記名單（第一書記仍爲胡匪耀邦）。現在我們就根據共匪所發表的有限的資料，對共匪召開這一次大會的現實背景和陰謀目的作一次深入的透視。

一、共匪召開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的

現實背景

共匪竊據大陸以後，一共舉行過三次共青團的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五三年舉行，這一年共匪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五七年舉行，這一年共匪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準備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在這一代表大會上，共匪把團的名稱，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爲「共產主義青年團」。這一次代表大會，是第三次代表大會，如果把共匪在竊據大陸以前開

過的歷次代表大會或會議計算在一起，則是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這一代表大會中，共匪提出的中心口號是「青年革命化」。共匪提出這樣的一個口號，是有其客觀的現實背景的，這種客觀的現實背景，可以分四點剖述如下：

第一、匪團這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匪俄理論鬥爭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召開的。大家知道，今天匪俄之間的理論鬥爭，是黑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和毛匪澤東的教條主義之爭。共匪把黑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歸納爲「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三句話，並指出這個修正主義的特點，是取消革命乃至反對革命。因此，共匪認爲，這一鬥爭的勝敗，不但決定無產階級革命在許多國家的前途，而且決定無產階級革命在全世界的前途，而青年是革命的接班人，這一代青年究竟是接受修正主義還是接受馬列主義，就成爲社會主義今後是向共產主義過渡還是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關鍵。此外，共匪還認爲，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正在向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取勝」亦即「和平演變」的戰略，爲此，它們把在中國大陸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的蛻化變質，而現代修正主義便是它們用來達成其戰略目標的主要工具。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目前匪俄所進行的激烈的理論鬥爭，必然要在大陸青年，特別是大陸知識青年的思想上發生強烈的影響，大陸青年，特別是大陸知識青年必然會在思想上對現代修正主義發生強烈的共鳴。因此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就成爲共匪召開這一次代表大會的主要內容之一。胡匪耀邦在其工作報告中率直地提出「青年工作上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即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和修正主義的路線問題，胡匪克實在其修改團章的報告中一開頭就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可以說明這一點。

第二、匪團這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大陸反共思想和反共力量愈來愈發展的情況下召開的。大家知道，共匪竊據大陸後不久，就發

動了消滅地主和富農的「土改運動」，打擊一切反共力量的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打擊資產階級的「三反五反運動」，其後又發動以打擊反共知識份子為主要對象的「肅反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照理，大陸的反共思想和反共力量，在共匪採取了這一連串的措施之下，應該是不復存在，即使存在，亦應該是十分微弱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這是因為共匪對大陸人民所推行的各種暴政，特別是「三面紅旗」暴政，不但不能使大陸原有的反共思想和反共力量歸於消滅，反而促成新的反共思想和反共力量的普遍滋長。在這種情形下，共匪為了自圓其說，乃製造出一套階級鬥爭的理論，認為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將要經歷五代十代乃至更長的時間，在這個時期裏，階級鬥爭仍然存在，而且有時還表現得十分激烈。這是因為被推翻的階級總是不甘心滅亡，總是企圖復辟；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以及舊社會的習慣勢力，還要長期存在；小資產階級中間，還存在着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而國內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其他反對勢力，又總是同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互相呼應互相聯繫。基於這種認識，共匪就認為在資產階級思想和習慣勢力的影響和腐蝕之下，青年中必定會出現一些新的資產階級份子和修正主義份子。不但如此，就是在共青團內部，也不免要受到這種思想和勢力的侵襲。胡匪克實在其報告中招認：「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已經揭露出團內確有極少數壞份子、階級異己份子，新的資產階級份子和蜕化變質份子。我們必須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把他們清除出去」；又供認：「還有一些幹部和團員，在階級敵人糖衣砲彈的進攻下喪失立場，敵我不分，貪污盜竊，投機取巧，腐化墮落。」「如果任其發展下去，資本主義勢力就要在團內泛濫，團的組織就要變色。這正是階級敵人所希望的和平演變。」由此可見，今天在大陸上存在的反共思想和反共力量，比過去任何時期都遠為強大，這就使得共匪不得不在青年中強調「與無減資」，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以謀抵抗這種反共思想和反共力量對大陸廣大青年的吸引力。

第三、匪團這一次代表大會，是在大陸青年各種切身問題變得

愈來愈嚴重的情況下召開的。由於「三面紅旗」的失敗所招致的農業減產和經濟萎縮，現在共匪已經真正感到匪區人口的龐大壓力。這種壓力對大陸青年的影響，就是使他們無論在婚姻問題上、升學問題上或就業問題上都感到極大的苦惱，從而形成對匪偽政權極度的不滿。拿婚姻問題來說，當前共匪對大陸青年提出的要求是「遲戀愛、晚結婚」，其目的一在減少人口的增殖，一在便於從大陸青年中榨取更多的勞動力。拿升學問題來說，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共匪無法開辦足夠的學校來容納要求升學的青年，因此現在大陸初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只能達到百分之三十，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也只能達到百分之三十。拿就業問題來說，共匪為不能升學的青年所能提供的出路，只有下鄉從事農業生產和支援邊區（仍然是從事農業生產），除此之外便是進入服務行業充當學徒。至於大學畢業生，則必須接受共匪的統一分配，而絕大部份的工作崗位不是在基層，便是在邊區。這就使得今天的大陸青年大多感到前途茫茫，毫無出路。在這種情形下，共匪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只有從改造大陸青年的思想，使他們完全拋棄個人的打算，澈底接受共匪的支配入手。否則這些青年就很容易成為資產階級思想和現代修正主義思想的俘虜，從而就更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

第四、匪團這一次代表大會，是在鐵幕後面的廣大青年愈來愈離開共產主義道路的情況下召開的。依照常理推測，現在鐵幕後的廣大青年，都是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之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共產主義的教育，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亦就應該完全符合共產黨人的標準，但是事實上二次大戰以後在自由世界所存在的青少年問題，在鐵幕後面也一樣存在，雖然兩者所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問題的嚴重程度有深有淺。大體說來，今天鐵幕後廣大青年所表現的一些共同趨向是：第一、對政治十分冷淡；第二、對個人的幸福特別關切；第三、對物質的享受很感興趣；第四、醉心於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這種情況，在東歐一些共產國家如蘇俄、波蘭等國尤其明顯。以蘇俄為例，一些青年詩人所寫的詩歌，只知道一味歌頌愛情的幸福，竟沒有一個字涉及政治，這在過去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匪區青年在共匪的嚴密控制之下，雖然受到外來的影響比

較少，但是他們熱心於追求愛情的幸福，追求小家庭的溫暖和追求物質的享受，和鐵幕內的其他青年並無二致，這是可以拿共匪不斷在青年報刊上展開關於「什麼是幸福」和「什麼是青年的理想」等問題的討論來說明的。這就不能不引起共匪巨大的警惕，而深深感到掌握這一代的青年的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以上我們分析了共匪召開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的現實背景。從這些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共匪把這一次大會的中心口號規定為「青年革命化」，並把「學習毛澤東思想」作為實現「青年革命化」的主要途徑，是有其主觀和客觀的根據的。因為在共匪看來，今天大陸上的青年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思想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一切問題亦就可以迎刃而解。在這裏，我們看到共匪又一次犯了把一些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的毛病。但如何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無疑的却是共匪召開這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心內容和中心任務。

二、匪團修訂後的新團章與舊團章的比較

共匪召開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主要議程之一，是舊團章的修訂。我們從共匪對舊團章的修訂中，可以看到共匪為其青年工作所製訂的方針政策，也可以看到今後共匪青年工作的具體做法。因此把新舊團章作一比較，對於切實掌握當前共匪青年工作所遵循的路線，是很有必要的。

共匪的共青團團章，除總則外，一共分為八章，四十條。修正後的團章，在形式上沒有改變，在條文的數目上也沒有改變。但在內容上却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補充。

團章的第一部份是「總則」。這一個「總則」，代表共匪青年工作的方針和政策。經過修改的新團章，這一部份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也作了一些重要的改變，現在逐一列出如下：

(一)增加了共青團「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等字樣。

(二)增加了「高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旗幟，積極參加社會

透視共匪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

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等字樣。

(三)規定共青團的基本任務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引導青年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項偉大的革命運動中鍛鍊成長，把我國青年培養成爲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成爲……不怕任何困難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其中所謂「毛澤東思想」、所謂三大革命運動、所謂「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匪澤東語)、所謂「接班人」等字樣，在舊團章裏是沒有的。

(四)增加了共青團「必須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堅持與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方針。共青團經常對青年進行階級、階級鬥爭的教育，幫助青年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將革命進行到底」等字樣。

(五)增加了共青團「關心青年的全面發展，幫助青年做到『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等字樣。其中「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是毛澤東對上代表大會的訓詞。

(六)增加了「團的幹部要經常深入羣衆，參加體力勞動，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羣衆經驗……紮紮實實地進行工作」等字樣。

(七)增加了「共青團依靠工人、貧農、下中農青年，團結中農和全體勞動青年及其他一切贊成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青年……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等字樣。

(八)增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等字樣。

(九)將原來的「努力發展與鞏固以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青年的團結」，改爲「加強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青年的團結」，刪去「以蘇聯爲首」等字樣。

(十)將「同情和支持一切國家的青年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爲保衛世界和平、爭取人類進步和美好的將來而奮鬥」，改爲「堅決反對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堅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堅決支持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爲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

利而奮鬥。」其中「以美國爲首」、「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等字樣，都是舊團章所沒有的。

從以上十點，可以歸納出當前共匪共青團工作的方針政策是：（一）規定「毛澤東思想」是共青團的指導思想；（二）提出共青團的基本任務是引導青年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把自己鍛鍊成爲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三）強調思想工作第一，強調階級教育；（四）強調團的幹部必須參加體力勞動，進行調查研究；（五）提出共青團工作的階級路線；（六）提出匪黨所製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團章的第一章是「團員」。這一章新舊團章不同之點有四：（一）新團章規定團員的義務有「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向羣衆學習」兩點，是舊團章所沒有的；（二）新團章規定「申請入團的青年必須有團員一人介紹」，舊團章規定必須有團員兩人介紹；（三）新團章規定青年申請入團，經支部大會討論通過，報告上一級委員會批准；舊團章規定報告區委員會批准；（四）新團章對團員留團察看的處分的時間規定爲六個月或一年，舊團章對此未作具體規定。以上四點，以第二點最爲值得注意，因爲共匪把青年申請入團必須有兩個團員介紹改爲一個團員介紹，顯在力謀擴大團的組織，吸收更多的青年入團。

團章的第二章是「團的組織結構、組織制度」。這一章新舊團章不同之點有三：（一）舊團章這一章的名稱是「團的組織結構、團內民主」；（二）關於團的組織的基本條件，新團章增加了「團的下級組織必須如實地向上級組織反映情況，及時請示、報告工作」一條；（三）舊團章規定：「團的選舉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基層組織的選舉，在不可能採用投票方式的時候，可以採用按照候選人名單逐個進行舉手表決的方式。」新團章改爲「團的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候選人的提出：要經過充分醞釀討論，並表決通過。團支部的選舉，可以提候選人，也可以不提候選人。」以上三點，以第三點比較值得注意。因爲共匪這種修正，乃在僞示民主，雖然在實際上不用舉手表決，候選人的提出要不要表決通過，不提候選人，都是無關宏旨的。

團章的第三章，是「團的中央組織」。關於這一章，可以提出三點來說：（一）新團章規定「撤銷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這些字樣在舊團章是沒有的；（二）新團章規定「中央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至兩次」，舊團章原來規定每年至少召開兩次。（三）新團章規定：「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常務委員會和書記處行使中央委員會職權」；舊團章原來規定：「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書記處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處理日常工作」。以上第二點顯示：共匪不願意多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第三點顯示：共匪把書記處的權力和地位提高了。這種傾向，是一種更加走向集中的傾向，亦就是不民主的傾向。

團章的第四章是「團的地方組織」。關於這一章，也可以提出三點來說：（一）新團章規定「縣、自治縣、市代表大會一年或兩年召開一次」；舊團章原來規定一年召開一次；（二）新團章規定「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市委員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必須由各該委員會全體會議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並經上一級批准。」這些字樣在舊團章是沒有的。（三）新團章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委員會的全體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到兩次。自治縣、市委員會的全體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兩次。而舊團章則規定前者每年至少召開兩次，後者每年至少召開三次。以上第一點和第三點，仍然顯示共匪怕召開代表大會和委員會全體會議。團章的第五章是「團的基層組織」。這一章新舊團章不同之處也可以舉出五點：（一）舊團章規定基層單位之中有鄉和生產合作社，新團章將鄉和生產合作社的字樣刪去，添上人民公社；（二）新舊團章都規定，團員在五十人以上的單位，可以建立總支部。但新團章加上「如果工作需要，團員在三十人以上的單位也可以建立總支部」；（三）新團章增加了「基層組織應充分發揮團結青年的核心作用和黨的助手作用」等字樣；（四）新團章關於基層組織的任務，加上「組織團員和青年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加上「教育團員和青年時刻保持革命警惕性，同國內外敵人的破壞活動進行堅決鬥爭」，此外還加上「辦理超齡團員的離團手

續」等字樣；（五）新團章規定「支部的團員大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總支部的團員大會，或者團員代表大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團委員會的團員大會或團員代表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而舊團章原來的規定是支部的團員大會每月召開一次，總支部的團員大會每三個月到半年召開一次，團委員會的團員大會或者團員代表大會每半年到一年召開一次。以上各點除第一點外，總的精神在於加強所謂團的基層組織建設。

團章的第六章「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團的組織」和第八章「團的經費」沒有什麼修改。

團章的第七章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這一章的重要的修改，是把原來的「中國少年先鋒隊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的少年兒童的羣衆組織」等字樣改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受中國共產黨的委託領導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工作」。這一修改把「中國少年先鋒隊」和匪黨直接連繫起來了。

綜合以上的比較和分析，可以把當前共匪青年工作的路線進一步歸納爲：加強青年的思想教育和階級教育，擴大共青團的羣衆基礎，加強共青團的基層組織建設，以求達成廣大青年的所謂「革命化」。

三、共匪爲其共青團工作規定的三個具體目標

進一步分析，共匪這一次召開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顯然是要達成三個具體目標，第一個具體目標是把共青團變成一個純粹是毛匪澤東個人的青年羣衆組織；第二個具體目標是把共青團團員擴大到包括全部大陸青年百分之五十；第三個具體目標是把現有的一百三十多萬個共青團基層組織加以澈底的整頓，使它們成爲控制大陸青年有效的工具；而第二第三個具體目標又是爲第一個具體目標服務的。

先說第一個具體目標。根據本文第一部份的分析，今天毛匪澤東本人所處的地位，是非常不穩的。這就是說，今天毛匪澤東所感受到的壓力，來自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黑魯曉夫所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壓力；另一個方面是國內反共力量的壓力；此外，則還有匪黨和匪團內部受到現代修正主義和大陸內部反共力量支持的反毛勢

力的壓力，而這三種壓力中的任何一種壓力發展到某一程度，都可以促成毛匪的垮台。在這種情況下，毛匪爲了挽救其個人覆滅的命運，顯然在進行着兩種鬥爭：思想鬥爭和組織鬥爭。就思想鬥爭來說，就是用所謂「毛澤東思想」對抗一切反共反毛思想（在這裏，我們可以把現代修正主義看作反毛思想）；就組織鬥爭來說，就是從匪黨匪團內部清算一切反毛勢力，使匪黨匪團成爲純粹是他個人的組織（這一組織鬥爭表現在國際上就是策動組織親匪的共產黨派別，以和親俄的共產黨派別相對抗）。而這次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便是毛匪決定把共青團變成他個人控制青年的工具的一個重大步驟。現在我們看，匪共青團新團章不但規定共青團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規定團員的義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團的基層組織的任務是組織青年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這裏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陪襯，所謂「毛澤東思想」才是主體），這就說明共匪是要把「毛澤東思想」作爲所有團員的統治思想。假定這一點能夠實現，那末共匪就會認爲所有團員乃至所有青年都將成爲毛匪澤東俯首貼耳的工具，毛匪澤東讓他們到那裏就到那裏，毛匪澤東叫他們幹什麼就幹什麼。但是思想的控制還得用組織的控制來加以保證。因此我們通過共匪對新團章的修訂，又看到共匪在團的組織運用上表現了一種更加走向集中的傾向，這就是從縣、市開始一直到中央，共匪都不願意多開團的代表大會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而且還把團中央的書記處提高到和常務委員會一樣可以代行團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的地位。這和毛匪澤東爲了實行個人獨裁，不願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按照匪黨黨章的規定，匪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應在一九六〇年召開，但迄今仍無召開的跡象）。而現在值得注意的是共匪把這種傾向在團章裏用條文固定下來，這就充分顯露毛匪澤東召開這個代表大會的陰謀目的是要把共青團這個組織變成他實行個人獨裁的工具和支柱。

再說第二個具體目標。根據去年五月劉匪少奇訪問北越時胡志明

匪僅僅透露共青團現有基層組織一百三十多萬個，沒有透露共青團團員究竟有多少人。但是我們認為胡志明去年所透露的匪共青團團員的數字是不確實的。首先我們要指出，共匪雖然說這幾年團員的數量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胡匪克實却在他的報告中指出：「在現有的團員中，二十歲以下的團員太少，女團員也太少」，而號召「今後應當在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和女青年中加強團的發展工作」，並指出應當把超齡團員按期離團的工作逐漸在全國形成制度。由此可見：匪共青團團員這幾年即使有發展，為數亦決不會太多，不會由一九五七年的二千三百萬人一躍而至六千萬人；其次，一九五三年共匪召開新青團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竊據大陸後的第一次）的時候，團的基層組織是三十八萬個，團員九百萬人，平均每一基層組織是二二點七人；一九五七年共匪召開新青團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團的基層組織是九十二萬個，團員二千三百萬人，平均每一個基層組織是廿五人。假定以後者作標準，則現在共匪共青團的基層組織一百三十萬個，計算起來團員亦不過三千二百五十萬人。正因為這幾年團員的數量沒有什麼發展，共匪才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作出大量發展共青團團員的決定。其最顯著的證據便是把過去青年申請入團須要兩個團員介紹改為現在僅僅須要一個團員介紹。不過我們仍然不妨假定，胡志明所透露的六千萬人的數字，是共匪為自己規定的今後一個時期內發展團員的目標。而大陸青年一共是一億三千萬人，這就是說，共匪準備把約達百分之五十的大陸青年納入共青團的組織之內。毛匪澤東這樣做，是因為在他看來，爭取青年的鬥爭，是他對外和現代修正主義鬥爭以及對內和資本主義勢力鬥爭的重要組成部份，這樣，把大部份青年吸收入團，從組織方面說，便是易於對他們進行控制；從思想方面說，便是易於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由此可見，當前共匪對共青團工作所採的方針政策，第一步是求量的發展，第二步再求質的提高。至於共匪用來吸收青年入團的方法，除了政治號召之後，則是所謂根據青年的特點，大力開展各式各樣的文化娛樂活動和體育活動，這一點，是共匪在這次代表大會中所一再強調的。這樣說來，毛匪澤東心目中所要建立的共青團，不但是一個以所謂「毛澤東思想」為思想的青年羣眾組織，

而且是一個在數量上比過去任何時期的共青團都更為龐大的青年羣眾組織，因為只有這樣的一個青年羣眾組織，才能對他的獨裁統治發生鞏固的作用。

最後說到共匪的第三個具體目標。胡匪克實在他的修改團章的報告中說：「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培養提拔年青幹部，是當前團的組織建設工作中的兩個重要問題。」又說：「我們在組織建設方面的迫切任務，就是要把分佈在全國各個戰線的一百三十多萬個基層組織，一批一批地建設成為政治上先進、組織上健全、密切聯繫羣眾的堅強堡壘。」共匪在這次代表大會中，為什麼特別重視整頓團的基層組織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從一方面說，現在在共青團內部存在着一些共匪所謂受到現代修正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蛻化變質份子，這些份子如果不加清洗，就談不到團的建設；從另一方面說，共匪既然決定在今後兩三年內使團員的數量有一個大發展，這就必須把團的基層組織整頓好，使這些團的工作和活動的基本單位能夠對新入團的青年充分發揮組織控制和思想教育的作用。這樣，共匪所謂加強團的基層組織建設，就是要在全團展開大規模的整頓運動。胡匪耀邦在他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結合各項政治運動整頓團的組織，是我們在團的建設上的一條重要經驗。對於進入團內的壞份子和蛻化變質份子，我們應該堅決予以揭露和鬥爭，把他們清除出去。」事實上共匪這種對共青團的大規模的整肅運動，已經在全匪區進行。胡匪耀邦在報告中不是又說：「現在全國城市各地正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們應當利用這個大好時機，認真地整頓團的基層組織，加強基層建設」嗎？不過既有大量的整肅、清洗，就必然同時有大量的提拔、補充，因此共匪又提出了培養提拔年青幹部的問題。特別是共匪要求最近兩三年內在團員的數量上有一個大發展，這種情況必然造成團的基層組織數目的迅速增加，如果不放手提拔年青幹部，就無法滿足建立新的基層組織的需要。至於怎樣培養和提拔年青幹部呢？胡匪耀邦說：「我們要挑選那些成份好、思想好、作風好、熱心為青年辦事的年輕黨員和團員擔任團支部的領導工作。各級團組織都要重視培養提拔年

呂布克聯任西德四屆總統之分析

宋鳳恩

壹 總統職權及選舉程序簡

述

西德聯邦總統為代表國家之元首，其職權依據憲法規定僅限於：頒銜簽署各項法案、條約、任命官吏（包括聯邦總理）及派遣使節等項，不能直接參預國是決策，亦不能主動解散議會。

總統任期五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係間接選舉制，由聯邦眾議院全體議員及相等數目之各邦議會推選之代表，共同組織「聯邦代表大會」選舉之。選舉程序，由各黨提名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可投票三次，如第一次投票無人得規定代表名額總數過半數票時，進行第二次投票，如仍無人得過半數票時，進行第三次投票，第三次投票以得票較多之候選人為當選。

按歷屆總統選舉慣例，係於是年七月一日選舉，同年九月十五日舉行新總統就職典禮。

呂布克聯任西德四屆總統之分析

貳 第四屆總統候選人提名

及當選之經過

聯邦第三屆總統呂布克博士出生於西德農家，天主教徒，基督教民主黨黨員，曾任聯邦農林部長多年，現年七十歲，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代表基督教民主黨參加總統競選，於第二次投票中以超過規定半數六票，擊敗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史密德及自由民主黨候選人貝克，當選聯邦第三屆總統，今（一九六四）年，五年任期屆滿，例應改選。

呂布克在其五年總統任期中，持身嚴謹，處事公正，曾赴非洲新興國家、中近東、東南亞、遠東及中南美各國做友好訪問，在各地受到朝野熱烈歡迎，如就聯邦總統之有限權力而言，呂布克堪稱已克盡厥職，但由於以下兩點：（一）多事之秋的西德政局，需要辦法有魄力之領袖人物，呂布克以好好先生出名，雖品德無缺，但與艾德諾、歐哈德、布蘭德等風雲人物相比，則相形見拙，

（二）前任總統郝思博士（在職十年現已逝世）之學術地位政治聲望甚高，人民於懷念景仰之餘，對呂布克不無平凡之感。因此，呂布克在聯任第四屆總統提名過程中，發生若干波折。

基督教民主黨內商討提名候選人之初，曾有以現任特別事務部長克隆博士，眾院議長蓋斯麥耶博士及憲法法院院長莫勒博士三人之中一人代替呂布克之議，克隆為艾德諾之親信，且為自由民主黨之友人，故提名呼聲甚高。本年五月廿五日該黨舉行提名人會議之前，上述三人以不願與呂布克競爭為由，自動放棄競選，呂布克乃在會議中順利通過提名，會後，主席艾德諾宣稱，尚須與其他兩黨進行協商。

第四屆總統係由眾議員五二一人及十一邦議會推選之代表五二一人共一〇四二人組成之聯邦代表大會選舉之，一〇四二名代表之分配情形為：基督教民主黨四八七人、社會民主黨四四三人，自由民主黨一〇六人，其他小黨六人，故基督教民主黨或社會民主黨之候選人如果取得自由民主黨支持，皆可在第

一或第二次投票中獲得過半數（五二二）票而當選。

自由民主黨係基督民主黨組閣之伙伴，自不便支持社會民主黨之總統候選人，但對呂布克本人持有成見，一再表示不希望呂布克連任總統，當基督民主黨決定再度提名呂布克時，自由民主黨副主席即代表該黨正式聲明，自由民主黨提名現任司法部長布赫博士為總統候選人，同時表示如基督民主黨改提名克隆博士時，該黨可重加考慮現在之態度，此時，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尙未推定，兩黨亦有聯合之可能，使選舉形勢曾一時趨於緊張。

社會民主黨之困難在苦於無適當提名人選，如勉強提出一候選人時，既少當選希望，且有引起黨內人事紛爭之可能，因此該黨兩位副主席威耶及艾萊事前即表示：社會民主黨可能不提名候選人，而在呂布克及布赫二人中擇一人支持，但據該黨一般人士分析，該黨將支持呂布克，副主席所稱在二人中選擇一人，係故意給予基督民主黨一點困難而已，因該黨如支持布赫博士：第一，自由民主黨可能拒絕支持，因自由民主黨提名布赫之用意係為阻止呂布克提名，但絕不願與社會民主黨聯合，造成未來在聯合政府中之芥蒂；第二，基督民主黨見情勢不利時，可能被迫改提名克隆博士，以迎合自由民主黨之願望，而克隆為社會民主黨所不歡迎之人。

六月六日社會民主黨為提名總統候選人舉行秘密會議，會後宣佈，該黨將支持呂布

克聯任總統，並稱：呂布克博士為出色之民主鬥士，以超黨派地位執行其總統職務，並深切瞭解彼對整個德國所負之任務，至此，總統選舉趨勢，業已明朗。

聯邦總統選舉訂於本年七月一日在西柏林舉行，蘇俄及東德對選舉舉行之地點認為：（一）西柏林不屬於西德，（二）此舉具有挑釁意味易生事端，因此，向三強提出嚴重抗議。三強答復：西德第二第三兩屆總統皆在西柏林舉行選舉，並未發生任何不良後果，無加以阻止之理由。

聯邦代表大會如期於七月一日在西柏林集會，出席一〇二四位代表，呂布克於第一輪投票中以七一〇票（超過規定半數一八八票）當選連任第四屆總統，布赫得一二三票，一八七票棄權，四票無效。

叁 結論

（一）西德為責任內閣制，故總統權力有限而地位超然，但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須代表國家尊嚴，受到國際推崇，對內須獲得人民愛戴，尤其政府與議會之間及三黨之間，必要時能藉其超然地位發生協調作用。呂布克過去在其五年任期中，代表德國訪問數十國家，受到熱烈歡迎，在國內亦被認為是德國正直公民之典型，為人亦雍容大度，和藹可親，此次連任聯邦總統，可謂德國深慶得人。

（二）社會民主黨以反對黨地位，毅然放棄提名候選人，決定支持執政黨之候選人，使社會敏感人士意識到，明年大選後，兩大黨

有組織聯合政府之可能，事實上，基督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近年以來，在外交政策已趨一致，內政上亦僅有小距離，故兩大黨組成聯合政府並無困難，且足使政府權力加強以應付任何重大變故，此一情形在前兩屆政府組織時皆曾加以考慮，因有以下兩大原因，故未能實現：第一，現在基督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之聯合政府，其廿二名閣員分配比例為十七比五（基督民主黨十七名閣員中包括基督社會黨四名），如與社會民主黨組織聯合政府時，其分配比例將接近各半之數，自為基督民主黨所不願；第二，兩大黨聯合時，在議會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絕對優勢，迫使較小之自由民主黨日趨衰微，失却制衡作用，亦將失去民主制度之特性，在德國尙未與交戰國簽訂和約之今日，此種「一致政府」將引起各方之不良反應。

因此，呂布克總統及社會民主黨發言人，近對此皆有聲明，認為西德未來將不致出現「一致政府」，似可予以信任。

（三）西德憲法指定柏林為統一德國之永久首都，在西柏林舉行總統選舉，具有代表整個德國之意義，故雖經東德激烈反對，蘇俄亦提出嚴重抗議，但西方盟國未予置理，總統選舉仍如期在西柏林順利完成。此舉對蘇俄與東德甫經簽訂之友好條約，實為一大譏刺，該約內所指明之西柏林為獨立之政治單位及東德為一獨立主權之國家，皆為此次選舉而否定，西方盟國在蘇俄與東德自認為劃時代之條約的鬥爭中，已獲得第一回合的勝利。